莊陵誌 魯陵志

二

莊陵誌目錄

寧陵誌目錄終

莊陵誌卷之二

復位

戊寅康熙三十七年今上二十四年九月三十日前縣監申奎上疏請 復位

疏略曰臣伏聞人情之所厭即神理之所安也神理之所安即天心之所悅也是故天與神與人互為一體此感彼應捷於桴皷未有人情不厭而神理能安者也亦未有神理不安而天心能悅者也比者災孽荐臻年穀大侵仍之以飢饉重之以疫癘八路生齒半已鬼矣屢軫宵旰廊廟焦勞雖匹

夫匹婦之幽枉有可以少厭人情者莫不追加昭雪曲施慰悅之道況堂堂千乘之尊后妃之貴生有鬱結之恨死無尊崇之典年代愈遠而公論愈撼者乎臣謹按昔我 世祖惠莊大王以天縱之聖屬河清之運戡定禍亂天命人歸 魯山冲年膺寶自視缺然應天順人法堯禪舜遜于別宮稱為 上王 世廟冲挹讓而不獲 宗祊所托邑勉踐祚雍容揖遜之美伯仲唐虞之盛即其受禪教文而觀之亦可以有辭於萬世而不幸六臣之變出於意外權擥鄭麟趾密賛之議又從而激之

使 世廟保護 上王之恩有所未終是六臣謀
復之計適足以害 魯山也忠臣志士之感尚至
今未爻 睿鑑所照想已理會必不待愚臣之覼
縷也運有循環事涉忌諱一片孤墳邈在荒陬五
十餘年之間香火不及 中宗御極載舉墜典特
遣承宣備物致祭其後為 魯山立後之論始發
於李若氷之疏而爾時大臣不能正議使敢言之
人幾被不測之罪吁可惜哉 宣廟時又因觀察
使臣鄭澈狀啓改修墓表祭用一品之儀則我
列聖追報之典至此無憾悠悠冥道之恨庶可以

慰解矣然而以愚臣料之猶有所未盡也夫以臨御之君而遭羅廢出如漢之昌邑齊之鬱林及我朝之燕山光海皆由昏德悖度自絶于天則其削號貶位待以不死帝降為王王降為君其亦幸矣若乃禪位之君曾無失德之可言而或出於一時之權宜或迫於難言之事勢遜位就閑者周漢以降何代無之而尊號之稱未聞貶損豈不以傳禪之事異於放黜巽讓之跡殊於敵怨故也臣不必遠引前代大明　高皇帝之於元順帝也我　太祖大王之於恭讓王也生待死葬並用帝王之禮

異姓革代之際尚猶如此況以王室之至親行授
受之盛事而反去王號可乎 魯山君之君臨一
邦非一朝也國人咸知愛戴旣遜之後猶稱 上
王則當時王號未嘗去也假令六臣者無謀變之
擧而 魯山考終其命則葬祭之必用王禮者斷
無疑也惟彼六臣者不知天命妄有謀計欲以促
其禍而已 魯山亦復何與於其間哉貫高之變
趙敖不與同坐者以不知其謀故也然則當時
魯山之不得復稱王號者或由於事勢之所使然
也而亦豈非有待於今日之 聖明乎何者 聖

明旣嘉六臣之節而　特加褒歎許其立祠　賁賜榮額是六臣之孫忠烈志受知於　聖明而亮於百代之下也嗚呼彼為故主死節之六臣已蒙　聖明寵褒之恩況為六臣之故主而不知其諡曾無疵德而然猶沒不得寧祭不用　王禮者獨不為　殿下之慭然處乎時移事往丘壠已平蓬科蕪沒狐兔躑躅春風杜宇長入騷人之句麥飯寒食空呑野老之聲天荒地老哀恨難夷士人相傳楓哭時聞安知夫無限幽冤盤鬱律於泉臺之下百世不化又安知　祖宗在天之靈洋洋陟降之際

有不盡饜傷於倮然之孫魂耶今若追復王號祭用
王禮封其寢園加置守護別立祠殿備其儀物一
如 皇朝追復 景皇帝故事則揆之法制不為
僭越參諸古昔允合情禮神理可慰而天心可悅
人情亦必為之翕然矣伏乞 聖明下臣此疏博
訪廷臣追修曠典即舉縟儀則非但我 聖上光
前耀後之盛德美事也實令日慰答人情感動天
神之一大關捩也灾沴可消而永命可祈也疏中並陳慎妃復位事
答曰茲事至重且大可不博詢而處之焉

禮曹啓曰觀此中奎上疏則其一追復 魯山位
號事也其一追復愼妃后號事也 聖批有玆事
至重且大可不博詢而處之之敎矣玆事重大誠
如 聖敎令藝文館爲先考出實錄且令儒臣博
考公私可考文籍而在前有極重極大之事則有
會議賓廳之例令大臣及宗親文武二品以上三
司會議賓廳而在外大臣及儒臣處亦爲收議何
如啓
依允實錄考出後會議十月初一日弘文館啓曰臣
等考閱館中所在書冊及方外所藏雜記則 曾

山大君事蹟略在於　列聖誌狀補遺及故相臣
鄭澈故判書臣李睟光文集中愼妃事實槩見於
文簡公臣金淨上疏中故此四冊爲先付籤以入
其中　魯陵志野言遍載己卯錄補遺等書雖似
該備旣非刊行文字且多雜著裒錄之說故不敢
並進之意敢啓
傳曰並入之十一日禮曹啓曰諸大臣以爲茲事之
議至重且大已令二品以上會議有欠博詢之道
雖未得並與文武百官而雜議若限以文官堂上
堂下曾經侍從之人使之同爲獻議則似合愼重

之道云敢啓
傳曰知道二十日政院啓曰以申奎上疏令二十三
日會議事 命下矣曾經侍從人中未有職名者
頗多令兵曹並即付軍職應參人員分付吏兵曹
一一抄出單子 啓下自本院捧甘結於各其司
使之無遺來會而應參不參人員稟治事旣有成
命矣常時牌不進者二品以上推考堂上以下罷
職例也今番會議事體極重有不可以常例處之
何以爲之
傳曰依啓今此會議時不參人員則二品以上罷職堂

上以下令推禮曹叅議李德成上疏略曰朝家以
中臺疏有會議之擧而限二品以上之亦足之設有
曾經侍從人通同詢議之　命固已出愼重之道
而今雖通共曾經侍班之人一體收議帶軍銜在
京輦而可赴朝堂者其數無多其在重其事博其
議之道莫如一倂詢及於在廷之百僚曁夫在外
之方岳在鄕之卿宰會衆說而折其衷然後庶無
損於事體之重大矣
荅曰己酉之庭請事體亦重而未聞詢及在外方岳在
鄕卿宰之事第茲事至重至大而會議之人無多無

臺啟集百僚雜議之為愈也二十三日夜領議政
柳尚運右議政李世白啟曰臣等謹與宗親文武
百官叅詣大庭以 魯山大君及愼妃復位號事
依定奪會議以多官各司書呈者四百九十一張
都封以入臣等膚淺之見亦為一體書入以備
睿覽
傳曰茲事已有默運於心者當待收議畢至而處之
焉
二十五日 傳曰在外大臣儒臣收議畢到之後當卞
備忘記于賓廳發院知悉其日大臣六卿判尹三司

並命招○正言金昌直疏略曰臣既略陳愚見於
收議中而詢問百僚言議之參差 筵席之間多有
逕庭之議則其不可容易論斷也明矣昨伏見收
議畢到後當下備忘之入啓雖不敢知 聖意之果
何居而數百年未舉之闕典庭議之不能大同如
此處分或有所一毫未盡則其在慎重之道殊無
當初集百僚廣詢之意請 命大臣率六卿判尹
政府西壁三司承旨翰注並入侍前席更加熟講
務歸至當幸甚
答曰前席論議若無參差則其將更詢乎予未知其

可也

收議

領議政柳尚運以為臣於頃日前席下詢之時敢以傳聞者略有所達而降封　魯山一節未知在於何時不得並陳矣伏見實錄謄来文書則降號在於宋玹壽等變改之後矣其時處分如是其後中廟朝　魯山立後之議相臣鄭光弼以為　世祖初即位時事在後世不可輕改云立後猶尚如此則追復位號是何等典禮而到今輕議乎至於祧主直陞永寧殿一款及宋朝郭后事劉敞之議

其爲未安難處之端儘如今日議者之議尤不可不十分愼重務歸至當右議政李世白以爲今此下詢之事旣已考諸實錄稽諸外記 聖明亦旣洞悉其本末臣何敢更容他說 魯山禪代時事大抵當時之人如婦人里童曷嘗知君臣之義而凡其出於口發於聲者無不哀傷憐怛猶至今未已一國人類孰非 先廟之臣庶而尚且如此則終始 聖祖之本心有可以仰揣而天理人心亦自有不期然而然者矣前代帝王雖於異姓禪代之君猶不追貶其位號而 皇朝之事亦有可以

此例者則今於崇奉之議宜無所異同而第茲事
關涉至重有非臣子容易開口處從前闕典靡不
畢擧而不過修墓致祀而止終不敢論及此事者
豈無所以乎以臣謏聞寡識當此數百年所未行
之大擧措大典禮何敢折衷羣言論列可否以犯
僭妄之誅哉惟在 聖明深究而默運令義理歸
於至當而已東平尉鄭載崙以爲昔 皇朝獻帝
之追復景帝也問於閣老閣老以手加額曰吾君
今日之事實是堯舜未行之擧也臣亦以手加額
曰吾君今日之事實是堯舜未行之擧也在庭諸大夫對

議者合四百九十餘人而不可盡 惟六臣儒臣毋論京外盡録于左

左議政尹趾善以為我　世祖大王受禪於　魯山大君之後奉之別宮稱為　上王其時人心危疑變故層生以　光廟盛德遂不得保其始終其悲冤抑鬱久猶未已而厥後數百年之間　列聖之所以慰安泉壤者止至修墓賜祭等事而已此豈事關　先朝有所忌諱而然耶今者　聖上乃因一人之言惕然興懷庭會百僚至議追復之禮斯誠千古罕有之盛舉也嗚呼當初　魯山之廢降蓋因成三問等六臣之事而　聖上旣褒其臣節則於其故

主一不當復存嫌礙且　皇朝之追復景泰帝號以
今日此議大略相類是又古禮之足以為證者矣
領敦寧府事尹趾完以為今此下詢兩事即百世
一不易之正議而惟其至重至大又是　列聖之所
未行者故人不敢發諸口矣幸於玆者慷慨之言
出於疏遠之臣而　聖明不以人微而忽之暢然
興感有此廣詢之舉嗚呼我　列聖未行之闕典
有待於今日者實由天意夫豈人謀　命講節文
克完縟儀惟在　聖明之裁斷領中樞府事南九
萬以為　光廟靖難之舉雖曰禪受實則革除雖

曰初尊為上王後則不克有終在今我 後嗣王
惟當為親諱為尊諱而已凡在我後民亦惟當為
國諱而已今徒知 魯山寃薨之可悼而不知於
親於國於尊之當諱者其於春秋之義不亦遠乎
祖宗朝事有若 中廟己卯 明廟乙巳出於衮
貞芑元衡之歎誣且是以君上罪臣下者也及於
後王追雪其寃更復其官誠有光於 祖宗之德
而不害於繼述之道至若 魯山事實緣其時事
勢之相逼不可歸罪於六臣之激成擘麟趾之啓
賛亦非己卯乙巳臣下之寃死者比也其事之難

言也如此則既往之事雖不可掩只宜論議不敢到慭置之耳今乃標舉其事明言是非欲有所變通而曰如此則可以于湯有光而必無慚德之譏云者誠不知其何說也且既復王號則奉以別廟允無所據于今代數雖已及祧蓋言其位次當從魯人之順祀躋在 光廟之上 光廟洋洋之靈若念疇昔之事想必驚顧怵惕不能自安於陟降之庭止惟 魯山亦必愀然惕然不樂於芬苾之序享神理人情夫豈相遠乎且既舉大禮則當特告於 太廟頒教於中外當時禍變之故若從其

實則有不敢言者若有所隱則是虛文也亦何以孚格於神人乎昔在 宣廟朝筵臣朴啓賢論成三問之忠大激天怒將加以罪因相臣洪暹救解而止先正臣李珥日記以爲春秋爲國諱此亦古今之通誼啓賢輕發非時之言幾致 主上有過舉可謂懵不解事在今言之追奬六臣宜若無妨而先正之言猶如此而況於復 魯山位號乎與事考諸唐宋以前無可爲證惟 明朝有景泰帝之復號然其終始之際與 魯山有懸殊者非所可擬及其季也弘光之追上建文謚號正與此相

類但念其時朝政皆出於馬士英之手故厖亂難
矣故非特建文復號且追尊其私親爲皇至於
列朝以來有位諸臣不問賢邪悉贈美謚天下不
勝其譏笑未朞歲身僇國滅此何足爲後世儀行
之典禮乎伊昔前賢於　魯山事皆爲之盡傷陳
聞於上者多矣或請其修墓或請其致祭或請其
立後而未嘗有及於復位者惟向日尹鑴以此爲
請而見塞矣今何可復踵鑴說也臣本無見識加
以疾病耄昏退伏田間不可與論於　朝家莫重
之典禮而既承　下詢不敢不以臆仰對左參贊

予極以爲兩件之議實爲國家莫重莫大之事二
百年寃抑之氣得伸於今日於昭 列聖陟降在
上而 聖明一念上通天地盛德非常之擧亶在
聖斷而已行判中樞府事崔錫鼎以爲 魯山遭
禍成於諸宰之密贊愼妃被黜出於勳臣之脅請
國人憐之至今然而追復位號之論久未有聞豈
不以春秋爲尊者諱禮有其廢莫敢擧之義至嚴
且重故歟臣之愚意追復位號雖不敢輕議而營
念 魯山曾踐大位貶降非由昏德愼妃配體至
尊廢黜不以其罪而今其神主久在閭家下同於

匹庶之賤終有所未安如今自官建祠四時差官
行祭則庶可以少慰臣民之恨鬱而亦無害於禮
春秋之大義矣戶曹參議權尙夏以爲臣竊伏念
頃年六臣祠宇之表章出自 聖衷與識千古之
盛德事也今者又以追復 魯山位號事傳諭廷
臣講求至善之義大聖人所作爲可謂出尋常萬
萬也盖靖難之際 魯山讓德傳位尊爲上王初
與放廢之君不同未後處置實非 世祖大王之
本意也以此 世祖大王雖不得已加罪於六臣
而至以當代之亂臣後世之忠臣褒之在 仁宗

朝筵臣韓澍以 世祖此教陳於 筵中以為
世祖大王恐其泯沒於後世故為此微言以曉後
世子孫也其後 中廟朝韓山郡守李若氷上疏
請為 魯山立後則 中廟下教曰如此之言至
貴也以此推之則 列聖之微意可見也雖以
皇朝事言之在 神宗朝國子司業王祖嫡請復
建文年號建文於 成祖初非禪位之主而祖嫡
之言猶且如此此於今日所論之議似可為傍照
之一證耶今若遵 世廟崇奉之典追復位號以
明當日受禪之本意則可得無憾於神人而 宗

廟禮嚴旣係　列聖未行之重擧愚昧之見何敢可否於其間哉臣又伏聞　皇朝甲申之後弘光皇帝嗣位於南京閣老史可法當國追復　建文廟號惠宗與出　明季遺聞而野史異於國乘臣又未見其書不敢援以爲證而旣有所聞並與附奏

二十八日備忘記予竊惟　光廟受禪之初尊奉魯山爲太上王矣又命月三行起居之禮矣不幸末梢處分恶非　光廟之本意而究其源則由於六臣也六臣旣褒其忠節則於其故主之追復位號未知

其更有嫌礙而 皇明景泰之事雖不相類亦可徵
而行之矣予以為今茲追復益有光於 光廟之盛
德也噫日者申奎之疏展讀未半傷感之懷自切予
中而未嘗以輕論重事有一毫不平底意思此所以
先詢於筵席也嗚呼神道人情不甚相遠無乃 祖
宗在天之靈悅豫於冥冥之中而有此相感之理耶
以疎遠之臣論至大之舉可謂千載一時而事竟不
行則更待何日乎噫天王家處事自與匹夫不同是
以或夬揮乾斷不詢於論議者自古有之矣事苟可
行何必持疑其令禮官亟舉縟儀

禮曹啓曰今此 魯山大君追復位號事有令禮
官亟舉縟儀之命矣 廟號謚號陵號及 夫人
謚號徽號陵號必須先爲議定然後其他應行節
目可以次第舉行議定吉日令日官推擇則來十
一月初六日爲吉云大臣及政府堂上六曹參判
以上館閣堂上並爲命招會議而伏見 備忘辭
旨以 皇明景泰之事可以倣而行之爲教考諸
明史則 景泰皇帝追復位號初在於 獻宗之
時而猶未有廟號其後始乃追上今此 廟號一
款何以爲之敢稟

傳曰依啓廟號議定可也禮曹判書崔奎瑞所啓
魯山大君及 夫人兩位神主今方奉安於故叅
判鄭重徽家云旣是私廟所奉則至於公朝禮節
似無可議者以 神德王后祔廟時事觀之題主
處所未有憑據群議不一末終定行於幄殿矣喪
禮題主必於魂帛所在之處者其義可謂精微若
以此推之則今此 神主雖是私家所奉旣是神
道累百年憑依之所前頭題主時似當就神主所
奉之處而題主不可就行於私家則當爲移奉於
淨潔之處以爲題主矣問于大臣何如

上曰此事何如領議政柳尚運曰 神德王后祔廟
時因先正臣宋浚吉收議以景德爲 后平日所
居處之地設幄殿而題主矣今則旣有造主奉安
之事題主於神主所在之處似合就魂帛所在題
主之義以此定奪之後則 神主不可因奉於私
家祠堂似當卽爲移奉於淨潔之處題主後埋安
而亦係大段禮節更詢而處之宜矣
上曰似當移奉於他所後就其處而題主在外大臣儒
臣處亦爲詢問後舉行可也禮曹判書崔奎瑞所
啓前頭有祔廟之節而新祔之主乃是已祧之位

係是變節必須預爲講究得禮之正然後可以無
歉於大事矣
上曰先奉　宗廟未知何如領議政柳尚運曰臣收
議中旣以此一節難便之意有所仰達矣旣祧之
主似當直爲躋祔於　永寧殿而事係變禮下詢
于知禮之臣而處之似合於情念之道矣
上曰廣詢後可以定行而旣是祧主則直入永寧之外
更無他道矣右議政李世白曰旣是當祧之位似
當直躋於永寧殿矣
上曰在位大臣儒臣處詢問可也

十一月初六日追上 大王諡號廟號陵號 王后諡號徽號陵號如左

端宗恭懿溫文純定安莊景順敦孝大王諱 正統六年辛酉世宗二十三年七月二十三日丁巳誕降于東宮之資善堂十三年戊辰封王世孫景泰元年庚午七月冊封王世子壬申五月即位乙亥閏六月十一日乙卯禪位于 世祖七月甲申尊爲恭懿溫文上太王天順元年丁丑六月遜于外降封 魯山君國朝譜牒舊註曰乙亥降封 君 顯德王后遷陵誌文曰丙子五月遜于外降封 世祖實錄曰丁丑六月遜于外降封魯山君今從實錄十月二十四日 昇遐于寧越在位

二年在上王位三年春秋十七今 上七年辛酉追
封大君二十四年戊寅追復位無嗣 莊陵在寧越丑冬乙
吉辛坐乙向守禮執義曰端中正精粹曰純大慮慈仁曰
定好和不爭曰安履正志和曰莊由義而濟曰景慈
和徧服曰順廟號初以小心恭慎曰信入齊則自上特命改以端字
妃懿德端良齊敬定順王后宋氏籍礪山判敦寧府事
礪良君贈領敦寧府事礪良府院君玹壽女正統五
年庚申世宗二十二年誕降景泰五年甲戌正月二十二日
甲戌冊封王妃乙亥七月甲申 世祖尊爲懿德王
大妃天順元年丁丑六月降爲夫人正德十六年辛

巳中宗十六年六月四日　昇遐春秋八十二今上二
十四年戊寅追復位　思陵在楊州南羣場里癸坐丁向　守禮執
義曰端主忠敬事曰良執禮克莊曰齊夙夜儆戒曰
敬順行不爽曰定和比于理曰順
大王諡冊文　領中樞府事臣南九萬
推位讓國至德無稱獻諡尊名闕典乃舉茲將顯冊
敢薦徽恍恭惟　恭懿溫文大王仁聲令姿世孫元
嗣自在弱歲荷　英陵負背之慈連遭大喪受　文
廟類面之訓無奈國步之多難以致曆數之有歸移
居上宮禮愈極於尊養固辭徽號意彌存於撝謙且

慕周泰伯之荊仍作帝重華巡野蒼梧天遠嗟景命
之不延葬衣山深慨縟儀之未備今迨過二百年所
尚有感于萬人心肆廣集議於羣工亟定升祔於
列祖虎賁嚴衛如延翼異室之宅宗龍旂戒行若奉冕
服而歸之宅雖傳序已及於祧位然節惠可闕於彝章
精而粹慈而仁罔有爭競履于正由于義靡不服從
至若名廟而贊揚尤見守禮而恭遜心輕萬乘誠難
擬議其高風德重千秋允合表揭其盛美爰卜吉日
式陳明禋謹遣臣議政府領議政柳尚運奉玉冊上
尊諡曰純定安莊景順敦孝　廟號曰端宗仰冀

睿靈俯垂冲鑑肇稱殷禮庶是享而是宜申錫洪休
期俾昌而俾熾嗚呼哀哉謹言

王后諡冊文　大提學臣徐宗泰

顯號揚烈追修躋祔之縟儀令德儷尊仍舉節惠之
曠典始克稱於名實寔慶慰乎神人恭惟　懿德王
后篤生華宗光媲　冲辟懿姿夙慧佐始初之淸明
陰化潛孚協內外之雝穆逮至違權而禪讓蓋亦禪
畝而資成受太妃之崇名且膺徽義享一國之隆養
共怡優閒不幸時變屢興遂致廷議多謬日淪月晦
失黃道並明之暉浦思山哀結蒼梧未從之痛處約

而王度無玷委順而寶筭彌遐神理夕爵於在天芳
塵寢翳廟享尚闕於累世庶品同嗟念丕稱豈間於
幽明參諸古制而鈌禮或待於久遠斷自微衷援彼
天道之必伸敢緩表揭冀我宗事之無歉宜備情文
爰復王章外祧室而序代並隆壼位薦寶冊而易名
況若翬翟之重輝宛然乾坤之齊體想　聖祖崇奉
之雅意豈不爲光抑　列朝陟降之明靈默有所慰
眞游斯集漢陵之簫帷始新耿光復昭周廟之琬琰
載煥緬故實而增感陳物采而致虔謹遣臣議政府
領議政柳尚運奉玉冊追上　尊謚曰定順徽號曰

端良齊敬俯諒微誠昭賜明鑑彝徽彤史雖歷二百年而可徵衍慶瑤圖庶訖千萬祺而靡替嗚呼哀哉謹言

莊陵丁字閣上樑文　大提學臣徐宗泰

表揚潛光而王章聿備崇飾幽隧而陵閣載營邈矣英聖之舊原煥然妥靈之新制粵我　端廟之溫粹實纘　顯陵之休明賴懿親保佑之功基圖益鞏效隆古禪讓之義謙光式孚備享崇稱於上宮旋作遜狩於東郡仙馭渺邈月游無覩於玉衣神道寂寥象設久缺於珠阜越山愁碧哀哀望帝之寃禽錦水咽

流萋萋王孫之芳草履經修墓而虔祀尚闕復號而
尊名懿德寖湮久矣神理之有欝曠禮斯舉允也天
道之必伸玆訖周廟之躋升丞修漢陵之崇奉拓壽
原之朗塏兆域增恢建靈殿之煒煌簾陛有儼兆庶
咸聳般倕趁功輪奐一新山川改色初同九疑之孫
葬蒼神都而幽邃今見百靈之來朝望佳氣而雍藹
修禖載舉善頌衹陳兒郎偉抛樑東白雲渺渺近瀛
蓬昂湖弓劒雖縣邈攀慕遺民尚有恫兒郎偉抛樑
西鳳城迢遞五雲低　顯陵松栢千山隔髣髴神遊
路不迷兒郎偉抛樑南太華山色與天參分支達作

逶迤勢鳳翥龍騰氣象含兒郎偉抛樑北雲霞聯蔚
護金粟神庭宛是面南尊環擁羣山如拱極兒郎偉
抛樑上陟降在天昭可仰聆鑾猶徵二百年於戲聲
澤不能忘兒郎偉抛樑下傍臨俎豆六臣者千秋際
會旣昭闕典奕依俙階翠駕伏願上樑之後吉岡彌
固 仙寢永安春秋薦其苾芬是宜是饗日月扶於
扃牖不崩不騫昭感應徹於幽墟冥佑益賫於邦社

思陵丁字閣上樑文 藝文提學臣崔奎瑞

宗祏擧升祔之儀位號如舊 園陵遵寢廟之制棟
宇維新情文始宣觀瞻俱聳恭惟 定順王后篤生

名閟休有聖姿當 中壼之配 尊至賢神化及
上王之禪位共膺徽稱不幸變故之屢興以致崇奉
之終替究深泣竹痛山川之阻脩遊遠者花槪年代
之遷謝雖情禋之是蕆粤自累朝尚縟儀之未陳以
待今日茲舉曠古之典聿伸追遠之誠爰復王章禮
並隆於 坤極纔修廟享事宜亟於山陵旣崇祔乎
堂封乃經營於寢閣羣情胥悅爭先子來之民大役
易完已成丁字之制儵翬飛而鳥革甍桷交輝悅鳳
翥而龍盤岡巒更色新加陵號表前日遠望之思仍
置私墳取中朝陪葬之義固知神理之無憾益見聖

德之有光載舉修樑恭陳善頌兒郎偉拋樑東疊疊青山入望中誰道越州千里遠日邊消息繞光紅兒郎偉拋樑西參差松栢夏雲齊　顯陵廻識無多遠仙駕朝朝路不迷兒郎偉拋樑南江流凝靜碧於藍遥憐錦漳西來水纔到維揚更作潭兒郎偉拋樑北山形控列護神閫定知陰谷早生春喜氣于今彌八域兒郎偉拋樑上氣散雲消宸宇曠翼翼翬飛承紫微四星天極重明朗兒郎偉拋樑下羽帳珠簾備掃洒肅肅扃除護百靈倘疑陟降於焉舍伏願上樑之後天神降祐地祇致祥黝堊長新壽浩刼而不改適

豆載列錫純嘏於無疆俾重熙於大邦期勿替於永
世
以朴慶餘爲 莊陵叅奉鄭一寧爲 思陵叅奉
慶餘卽故叅判朴彭年九代孫
一寧卽故寧陽尉鄭悰八代孫
禮曹啓曰今此 端宗大王 定順王后復位之
禮先行告由祭於 太廟事昨日 筵中旣已定
奪矣告 宗廟吉日令日官推擇則今月十六日
爲吉云以此日定行而 永寧殿亦當一體告由
並爲擧行之意分付何如
傳曰依允又啓曰 端宗大王 定順王后神主移

奉時應行之事當爲節目啓下而移奉處所則日
昨 筵中以時敏堂排設事 下教矣令該曹星
速修理而自復位都監着檢之意預爲知委何如
傳曰依允又啓曰 端宗大王 定順王后神主移
奉時先告事由與否令禮官參據前事更爲稟處
事親承 下教矣退而更考 啓下謄出實錄則
大院君神主在啓運宮削去綾原奉祀之稱命官
設祭先告厥由云云臣於入侍時昏不省記未能
擧達不勝惶恐而此外似無他可據之事就壬申
已去例倣而行之似可而伊日曉頭先行告由祭

奉安後仍行奉安祭而告由祝文中以復位及削
傍題移安等節措辭撰出而奉安後亦當有奉安
祝文以此意今付何如
傳曰依允又啓曰復位都監啓辭立主上謚節目令
禮官速爲 稟旨舉行事啓已 允下矣上謚時
儀注則當爲自本曹節目啓下而造主一款則曾
在 神德王后祔廟時依練主造成之例令奉常
寺專掌舉行今亦依己酉祔 廟時例令奉常寺
稟于都監而舉行何如又啓曰題主處所及祔
廟時直齋 永寧殿當否發遣郎廳問議于在外

大臣則領中樞府事南九萬以爲臣於前者收議
時敢陳愚妄之言方俟誅罰之加而不意又有此
詢問禮節之舉臣誠不宜更以迷罔之見有所是
非於其間而有問不對亦有所不敢復有此云云
不勝惶恐待罪之至題主處所領議政所啓旣有
所據更無容議至於新祔之主直隮 永寧殿事
終有所難安者 太廟所奉 太祖太宗世宗三
位於新祔位皆是 祖宗也雖曰當祧之主過
祖宗所奉之廟門而不行朝謁之禮直隮於 永
寧殿豈不未安乎若欲朝謁於 太廟則 祖宗

三位之外自 世祖以下八位神主皆當奉降於
階下列于新附主之下此等處變節目非深明禮
意者議難容易爲說及至 永寧殿也新附主亦
當竟行朝謁之禮雖均是祧主位次在於新附主
之下則亦當奉降于階下此皆是無於禮前事之
所未有者更加廣詢熟講而處之幸甚領敦寧府
事尹趾完以爲題主處所當如領議政所達之言
無容議爲今此新祔之主旣是當祧之位似當奉
隮于 永寧殿行判中樞府事崔錫鼎以爲題主
處所及禮節領議政所達旣有可據之例且合節

文之宜更無容議至於新附之主隮 祧廟雖與
經禮有異旣是當祔之位則直隮于 永寧殿似
無可疑其間禮節雖在禮官參考擧行云矣敢啓
傳曰知道又啓曰 端宗大王 定順王后舊主移
奉可否時任大臣廣問議事稟前 下教矣議于
大臣則右議政李世白以爲私家旁題之祖主移
奉別殿果似未安而前頭題主之時將爲移奉殿
閣則卽今預先移奉雖有久暫之別均是奉之別
殿也旁題自是前日之事而所奉在此似不爲大
段有妨之 教誠爲允當臣何敢更容他議左議

政尹趾善病不収議大臣之意如此 上裁何如
傳曰知道
三十日大臣備局堂上引見入侍時判中樞府事
崔錫鼎所啓 思陵奉審後山圖封進而本 陵
青龍邊葬鄭眉壽子孫三四代白虎邊有鄭家族
屬數塚而無子孫青龍近處葬鄭眉壽外青龍葬
鄭榏兄弟而眉壽墳則正月間掘移近年入葬者
亦當移去云矣以常例言之則 國陵内塚墓法
不當仍存曾有掘移之舉而年久難還者則亦有
平土之事云而臣意則 齊陵内舊塚既不掘移

貞陵內翁主墓亦爲仍存今此鄭眉壽家諸塚久
遠者已過累百年掘移爲難似有參酌善處之道
矣首相方入侍下詢何如領議政柳尚運曰都提
調既以親審仰達臣則不得親見當依崔錫鼎之
言而處之爲當他陵既有年久塚墓仍存之例而
年近有子孫塚則自當還移年久難還者則仍存
似無所妨至於平土恐非所宜也
上曰年久塚墓曾有仍存不還之例許令仍存可也
十二月初三日禮曹啓曰冊寶自都監內入本月
十八日內出二十二日辰時請謚 宗廟同日隨

時上諡舊主二十五日卯時改題主同日巳時祔
廟二十七日推擇啓
初六日傳曰令此時敏堂題主吉日在於今月二十
五日祔 廟吉日在於二十七日則告動駕祭當行
於二十六日矣昌慶宮同是大內而比昌德宮尤為
深邃題主既畢仍入別殿齋宿翌朝親行告由祭陪
詣 太廟隮禮成後還宮御法殿頒教受賀似為得
宜令禮官依此舉行
禮曹啓曰今此 端宗大王 定順王后復位追
上諡號此實 宗社莫大之慶自 祖宗朝以來

凡有慶必有須教陳賀之擧今亦依舊例京外須
教進箋陳賀等事知委擧行何如
傳曰依允

祔廟祝十二月二十七日親祭　臣徐宗泰

嗣王臣某謹再拜稽首上言竊以於昭　顯
廟之穆有臨御尊著禪讓德丕號廟饗典常攸宜違
時不幸殷禮久虧神理湮鬱今二百祀　列朝因循
蓋重其事小子緬想興感于東祗恩善繼庭議詢同
代雖及　祧禮宜追遠爰擧祔儀並隆　中壼位承
禰室稱情合度崇奉如初增光　聖祖惟仰陟降庶

同慰悅躬詣告成敬薦芬苾

預備文

粤我 温文宜饗食太室彛章久缺神理有鬱今始

追崇躋祔 祧廟病未將事昚黃虔告

頒教文卄七明二 大提學臣徐宗泰

王若曰曠典修於宗祏祔儀既成大慶洽於神人綸

音載揭寔出至悃用答羣心言念前代禪傳之盛規

必有當世位號之隆報蓋脫屣萬乘固至德之無稱

况臨扆一邦豈尊名之終闕恭惟 端宗大王元嗣

正位冲歲承基天質夙著英明可期守文之盛時運

雖遑熙洽尚有多難之憂秉禮而克謹大倫處己而仰成懿戚倚毗深摯殆若成王之待周公揖遜從容藹然虞帝之授神禹是爲達權而識命賴有聾瞽而綿圖享　太上之尊崇四字之徽稱既備篤　兩宮之和敬每月之朝禮頻伸不幸變釁屢興遂見崇奉終晉譕光可質於在上寧有王室危疑之慮謬議實出於盈庭諒非　聖祖親愛之志聲澤掩翳廟饗闕而靡依山川繼綿　仙遊遼而何所肆神理之久鬱增輿情之胥恫三載臨御之尊豈以幽顯而有間一代禪讓之懿　迄未表揭而致崇徵故實而恒懷感嘆

詢庭議而庶伸情禮惟 累朝因循而有缺宜思繼
述之方雖世序久遠而及祧敢緩經常之典追隮
廟室悉復儀章並隆 坤闈丕揚徽號恍精靈照臨
而洋洋乎上想 祖宗默慰於冥冥之中象設俱新
於 寢園百神來衛龍旂載迎於私第庶品交欣信
天道之必伸乃歷二百年而如待始邦禮之無憾可
貽千萬代而有辭亦為稀闊之盛休詎無曠蕩之洪
澤宥辜而至重辟咸囿並生推恩而逮庶僚嘉與同
慶自本月二十七日昧爽以前雜犯死罪以下咸宥
除之在官者各加一資貧窮者代加於戲彝章肇舉

於邃祀其諒追遠之誠渙號誕敷於多方共勉圖新
之治故茲敎示想宜知悉

己卯三十五年正月一日判敦寧府事礪良君宋玹
壽贈領敦寧府事礪良府院君 貞敬夫人閔氏贈
府夫人 定順王后考妣

初二日上曰 顯德王后考權專削官爵爲庶人妣
崔氏權專之子自愼當時皆被極刑逮 中廟朝追
復 昭陵之後宜有追復官爵之典令該曹考啓稟
處

備忘記君臣大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矣 端宗大

王遜于寧越時禁府都事王邦衍到都蹤踖不敢入
及其入伏庭中　端宗大王具冠服御堂中問所以
王邦衍無以答彼以奉命之官猶且如此其時貢生
當時侍於前者乃請自當於所不忍處使九竅流血
而斃天道可謂昭昭其在懲惡之道所當論以逆律
貢生姓名如有流傳可考之端令本道啓聞可也

御製詩並序 戊寅冬以御墨搨跋于蔣節書院

惟我　端宗大王　定順王后復位附　廟之禮實
國家莫大之慶也嗚呼予於追復之事有意未就積
有年所顧當特復六臣官爵遣官設祭寧越之日追

懷豈事感愴倍切何幸中奎之跡一出而予志成予
從與可無餘恨矣茲豈非惟天惟 祖宗之陰隲也
耶謹以一律用志其喜詩曰興言疇昔事感淚幾沾
裳授受同堯舜聖神邁禹湯縟儀追舉日 世廟德
彌光獲遂平生願歡欣我獨長
摠理使崔錫鼎所啓 思陵火巢禮官與地方官
當定其境界而鄭家先壠多在其龍虎內其久遠
墳山仍存勿移事曾已 禀定矣今番臣出去時
更爲着審則 陵所最近三四墳外青龍以外亦
有六七墳而皆是近代若禁其行祭則皆將移葬

云既非相望之地且是龍虎之外則雖在火巢之
內盡數掘移其勢誠難其距 陵所不遠處則使
之山下望祭其餘稍遠處亦勿禁其行祭則似無
移葬之事前日所上山圖似欠詳盡故更爲圖形
以備 睿覽矣
上曰許多墳墓勢難盡爲掘移 陵所不遠之處則
許其望祭可也 此一條刻板揭之于寢殿郎齋舍云
正月十五日刑書判書金構啓曰鄭家諸墓在於
陵至近之地所見極爲未安而但與山本是鄭
家之山今因封 陵而還動於累百年之後亦甚

臺難故因 特教不爲遷移德意至厚而營其諸
墳距 陵寢太近或有在五十步之內者處地皆
高有壓臨之勢而石物並爲仍存尤涉未安封
陵時鄭家石物仍存與否初無擧論之事此亦不
可不一經 稟裁至於龍虎案山之內多有田畓
他陵陵內田畓皆陳廢而此則未有 稟定之說仍
以置之若令陳廢則此是民田宜自戶曹給價陳
廢矣
上曰鄭家諸墳勿爲移出事朝家既以商量處分不當
去其石物而龍虎案山內田畓則給價何如耶領

議政柳尚運曰鄭家諸墳既令勿移則石物不必別論而 國陵火巢内勿論廣陜所在田畓皆入陳故 獻陵周回四十餘里陳田基址尚在矣此亦不可不陳廢而今已付種成熟不遠姑待秋收後發遣禮曹郎官定界戶曹郎官打量給價陳廢似宜矣

上曰秋成後發遣禮曹郎官定界而打量陳廢可也

八月四日 上幸 思陵時承旨李墍論私墓石物不當仍立於 國陵之内云而 上從入侍大臣崔錫鼎之議不允承旨之啓矣 還宮後執義

俞命雄掌令魚史徽等啓曰　思陵局内鄭家先
壠累累相望墓前石物處處屹立所見極爲未安
而今與封　陵既在數百年之後則鄭家先塋之
勿許掘移可見　聖意之有在至於石物則依前
樹立其在事體終未恰當請令付鄭家子孫　陵
上相望處石物即令埋置
上曰久遠墳墓既不掘移則石物仍置似爲無妨故
使之仍置矣外議皆以爲未安云表石外石物盡爲
埋置
初九日禮曹啓曰　命下矣雖是私家石物既在

於 陵内至近之地則凡係大小事役有非本家子孫所可主管且以私自董察埋置之際不無遷延時日之弊令本道分付地方官 陵内相望處各其墳墓表石外石物趁速盡為埋置何如

傳曰依允 地方官與鄭家子孫眼同埋置石物只許仍立表石

實録附録後記 大提學臣宋相琦

戊寅申奎之疏請追復也 上既詢于大臣儒臣又集宗親文武大小四百九十餘人庭議之其議盖不無異同而 聖上越拘攣之見斷行不疑羣臣祗若明命罔敢或違乃追上 大王謚曰純定安莊景順

敦孝 廟號曰端宗 陵號曰莊 王后謚曰定順
徽號曰端良齊敬 陵號曰思陵凡請 謚上 謚之
禮一遵彝章十二月二十五日 上親臨題 神主
翌日 新主自明政殿具鹵簿儀衛 祗謁于 宗
廟如禮仍奉詣 永寧殿幄次至二十七日躋祔于
西翼第三室位次 文宗大王之下 上親行享祀
初 大王葬寧越 王后葬楊州至是並因舊增修
悉依因山之制翌年三月初一日封 大王陵二月
二十日封 王后陵 舊主嘗奉于寧陽尉鄭悰後
裔家私廟及 大禮既定 命刮旁題權移于時敏

堂祔廟禮訖埋安于　思陵而　莊陵舊祠亦有兩
位板埋于　本陵並令禮官莅事焉蓋百年曠典一
朝始舉誠文而盡幽欝克伸真可以增光　宗祏而
有辭於百世矣後六年甲申史臣言舊史於　端宗
紀書以　魯山君日記當時據實之書雖不敢議冊
面標題今不宜仍舊請改曰　端宗大王實錄又請
裒輯追復事實別爲一錄以傚　列聖實錄附錄之
例　上亦可之乃命設廳撰次以大臣領其事於是
謹取　中廟朝以後凡所以崇飾之者首載於上以
見　聖上今日之舉實出繼述之意不專由一小臣

之言而又以 復位時䟽若議及謚冊祝告頒敎等文類次編入以著其始終合而名之曰 端宗大王實錄附錄錄旣成 命分藏于諸史閣我 聖上致隆揚烈之意至此而無復餘憾矣以臣方忝太史俾記其事于後臣承 命悸恐撮其大槩敬書如右而錄中序次凡例則皆經 稟裁取 旨不敢贅一辭於其間云

復位祔廟都監題名序　同副承旨金鎭圭

上之二十四年十月追復 魯山大君王位於是公卿博士議上 大王謚曰純定安莊景順敦孝

廟號曰端宗 后謚曰定順徽號曰端良齊敬而
將隮祔于 廟設都監以敦匠而置都提調以下
若干員有總治有分幹咸奔走董釐月再閱而工
告訖悉具冊寶鹵簿諸儀物涓吉親享 祧室而
納 新主既禮成計諸臣勞以錫賚焉嗚呼自昔
有國 祖宗之所未遑至後嗣乃舉若稽 皇明
景帝之位復於成化我 神德后祔禮行于 崇
陵之世而然 景帝位復而不祔 神德后初固
有顯稱豈若茲事之較重而盛也哉然則 聖朝
所行蓋不特合乎從周之義抑其追遠之誠有光

於繼述矣惟我諸臣幸而遭際 聖世承是 命
而相是役亦可謂與有榮焉凡國有事而設都監
董事之臣例題名爲屛若障爲志同事以毋忘於
後耳今所遭際其榮也若此則尤宜圖所以毋忘
提調閔公李公遂諗于僚屬命工爲屛列題始終
同事者之官職名氏屬不佞記其事夫屛之爲也
固爲毋忘同事而然後之覽此者必將興感於今
日曠世之典禮而仍嘆諸臣之幸際 聖世託名
盛事矣是不可槩以尋常題名論也故爲之序
都提調領議政柳尙運 提調戶曹判書閔鎭長 兵曹判書李濡

禮曹判書崔奎瑞 吏曹參判李寅煥 都廳副應教金鎮圭 弘文校理
李寅炳 郎廳戶曹正郎張世南 禮曹正郎洪景濂 兵曹正郎沈碩
夔 刑曹正郎尹寔 工曹正郎李濟 工曹正郎權世恭 工曹正郎金載文
敦寧判官趙泰東 監造官內寺教官朴泰興 典牲奉事申鳴華 童蒙
教官李徵海 四山監役李湛 禁府都事尹志任 翼陵參奉李宜遂 別
工作 繕工監役魚史衡 奉常僉正李礩

兩陵表誌都監稧屛序 左議政崔錫鼎

惟我
端廟追復位號曠典也封
陵之事
命
臣錫鼎摠理之
大王陵在關東寧越是爲
莊
陵
王妃蓋未祔
陵在畿內楊州是爲
思陵

分設都監官僚祗役越月踰時而工告訖設局始
於戊寅仲冬以己卯元朝出 陵二月廿日封
思陵三月一日封 莊陵竊嘗聞諸仙者天之道
而遲速有時有其廢莫之舉者數百年 吾 王斷
以行之隮祔 世廟繼有事于 園陵昔者數尺
蓬科蕪沒於荒烟野蔓之間一朝而改封象設儀
如祠閣翼翼如東西者靡不改觀而聳聽天道久乃
定而時則有待我 聖上繼述之至德而將昭諸
史牒而不刊猗歟休哉噫有事 宗廟古人之所
榮不忘勞苦恒物之同情二三臣者生際昌期獲

覩盛事 陵寢肅穆之時叅 命敦匠其榮幸大焉同朝接武之人以王事相周旋暴露野次載罹寒暑則其情義又如何我提調及都廳極一時之選監董不以怠郎屬諸人亦皆勤於其職一心趍事得以及期完役雖以錫昺之無似猶能拱手而蒙成免於罪戾實諸君子之力也同事諸公作為契屛列書官職姓名以志不忘於永久屬余序引而不敢辭

莊陵摠理使左議政 崔錫昺 提調左叅贊 李世華 禮曹叅判 姜鋧 工曹叅判 金錫衍 都廳成均館司成 李東馣 吏曹正郎 趙泰耉 郞

廳成均直講崔宇泰禮曹佐郎申奎內贍主簿李觀漢司圃別提韓世
謙監造官前直長任命元敦寧奉事李齊說社稷參奉呂光周
南部綿參奉宋奎炫永昭殿參奉權益震莊陵參奉趙泰興前部事韓
配周童蒙教官尹夏教分差官長興直長李萬葉繕工奉事李萬
年地方官江原監司柳之發守僕萬吉英陵守僕林嚴回朴益京
思陵摠理使左政議崔錫鼎提調漢城判尹金搆兵曹參判嚴緝
行副提學趙相愚戶曹參判任弘望都廳弘文應教金時傑弘文校理
李廷謙郎廳刑曹正郎李東亨軍資判官李寅𤏡禮曹佐郎吳碩
夏兵曹佐郎李德英工曹佐郎李益興司評李焌監造官典獄奉事
南壽明敦寧奉事鄭希先社稷參奉李世最承文權知李世瑾承文

權知 盧世夏 興設 別捻 南受萬 平市 奉事 趙正誼

莊陵 感詠　　崔錫昌

宸心啓佑自皇天闕典追修二百年言涉諱尊時有待事關伸欝慶無前 二陵佳氣瞻新擁億載鴻圖卜永綿衍 命此來臣職分越中雲霄賛周旋

次 示中直講 臺　　李世華

排雲一蹴感蒼天縕蓄丹衷想有年豈待縟儀修日後從知 聖意在言前山容改舊留珠丘與 朝號增新寶筭綿白首老臣來斡事願依松檜永盤

旋

次　　　　　　　姜鋧

存亡興廢摠關天志士咨嗟問幾年殷禮重光神
德後　聖心先定之議臣前精禋勿勿君羣靈賀佳氣
葱葱百代綿匠手莫言工役倍考祥元吉在其旋

次　　　　　　　柳之發

杜鵑啼血怨春天　仙寢荒凉閱累年斷自　宸
衷諶及下修來關典事光前贍依百代羣情悅改
築重囘瑞氣綿敎匠相公勞遠邇小臣將　命忝
周旋

次　　　　　　　　　　　　　金錫行
空山杜宇怨春天恨入東風問幾年殷禮未修如
待後縟儀重擧實光前珠丘象設祥雲衛金粟龍
盤遠勢綿回首　顯陵頻入望昆湖流水亦西旋
次　　　　　　　　　　　　　李東馧
蜀禽啼盡越中天往事追傷乙丙年民自子來猶
恐後　聖惟親斷可光前祗令神理伸幽鬱從此
邦休占久綿幾日喬山恭執役春風驛路好言旋
次　　　　　　　　　　　　　趙崇耆
興亡吾欲問蒼天越峽愁雲鎖幾年往蹟莫尋誇

浦下哀詞忍聽竹樓前悲傳蜀魄啼聲咽恨入王孫草色綿　聖德有光新命煥春隨和氣一時旋

次　　申　奎

悠悠修壞孰非天蜀魄空山怨幾年縟禮重光千載後　聖心高出百王前神人允愜情文備　廟社增禧祚曆綿祗役鯫臣偏感激敢將筋力效周旋

莊陵誌卷之四

附錄

六臣復官 建祠祭祝附

成廟朝金宗直啓成三問忠臣 成廟色變宗直徐曰幸有變故則臣當爲成三問 成廟色乃定 石潭日記

仁廟朝 經筵官韓澍啓曰 世祖於朴彭年等心雖嘉之而危疑之際不得不加罪故嘗下 教曰當代之亂臣後世之忠臣恐其泯滅於後世故爲此微言以曉後世子孫也

宣廟朝筵臣朴啓賢於經席論朴彭年成三問之忠曰六臣傳是南孝温所著願 上取覽則可知其詳

上乃取六臣傳覽之驚憤下 教曰言多謬妄誣辱先祖予將搜探而悉焚之且治偶語其傳者之罪領議政洪暹因入侍極語六臣之忠辭甚懇至侍臣多有墮淚者

上乃感悟而止 石潭日記

宣廟一日謂左右曰昔朴彭年嘗薦友其友欲贈田彭年曰朋友受授雖車馬不辭然有嫌不可受拒而絕

之云此可謂廉也即 命錄用其子孫
孝宗三年壬辰冬十一月十日前太學生趙絅因求言
應 旨極陳時弊仍論六臣事略曰昔我 宣祖
大王亦下 教錄用六臣之後廣蕩之德與 神
宗皇帝同一揆也只恨當時廷臣不以祠墓表忠
推廣 聖意而行之也方今人心世道寅寅貿貿
漸入長夜全不知忠孝之為何物臣之此言不能
無少補風化惟 聖明留意焉云云
孝宗八年丁酉冬十月二十五日贊善宋浚吉於榻前
啓略曰臣竊見 明朝方孝孺實是一代之罪人

而萬世之忠臣也我 朝之成三問朴彭年等實孝孺之儔也三問曾居連山彭年曾居懷德連與懷皆有先儒賢祠宇學子等願以兩人腏享此則又非尊祠之比猶有所不敢者一方輿情深用鬱望乞 聖明特賜允許用副一方之願則不無少補於風化矣 啓下禮曹議大臣 諸議不齊未果行六臣遺稿

己未 康熙 今上五年九月十一日露梁 親臨閱武時領中樞府事許積啓曰此江越邊山上有成三問等六臣墓當時義士收其屍埋之于此各立小石以標之而不敢書其名只曰某氏之墓矣今聞其

墳形盡為頹圮云 世祖朝則論以逆律固當而
曾在 先朝以為臣各為其主至於錄用子孫則
當此駐蹕不遠之地若有封植之典則實有光於
褒奬節義之道下詢于諸臣以處如何行判中樞
府事權大運曰臣則在外已與領府事相議而意
見相符封植宜矣
上曰 先朝既有錄用子孫之舉則令該曹特為封
植可也
辛未十七年九月初四日 上曰今此 陵幸時歷過
六臣墓傍其在崇奬節義之道宜有致祭之舉特為

遣官致祭今因六臣事仍念 魯山墓亦不可無致祭之舉特遣近臣致祭判中樞金德遠曰六臣墓遣官致祭之 命在聖明褒崇節義之道甚盛舉一也凡在聽聆孰不欽歎但六臣墓雖有自古傳說之言猶無明白可據之證故朴彭年後孫故郡守崇古生時設竪表石以爲傳疑之地而已亦不敢定謂眞墳一番香火未嘗設行自 朝家今遽致祭事體似或未安露梁津邊有六臣祠宇致祭於此未知如何都承旨睦昌明曰六臣曾無復官之事若自 朝家致祭則祭文何以爲辭乎

上曰六臣節義與　明朝方孝孺輩元無異同何至今

不為復官乎金德遠曰方孝孺諸人數世之後率

皆贈職賜謚而我　朝則不如　大朝之寬大在

下者雖不敢直請而自　上特命復官有何不可

上曰予意只欲嘉奬其節義六臣特為復　官其祠宇亦

令賜額致祭可也睦昌明曰此是　列聖朝所未

行之事褒崇節義甚是盛典而到今有難輕議領

左相及在外儒臣處詢問處之如何

上曰此出於褒崇節義之道而承旨之意亦出於慎重

領左相及在外儒臣處問議可也昌明曰然則致

祭之舉姑爲安徐乎

上曰姑爲安徐昌明曰 魯山墓致祭事何以爲之乎

上曰依前遣禮官先爲擧行

九月十二日進士韓宗夏等疏略曰臣等竊以爲臣盡臣之節故世稱六臣焉嗚呼六臣之事在下者之所不敢言亦不敢聞而今者 聖上以只取節義之旨發爲今古罕有之盛德事也則固當在下者將順之不暇而當日筵臣不即奉行 聖旨更以問議廟堂爲言未能亟施崇奬之典臣等竊

惑焉惟我 世祖大王亦嘗下教曰朴彭年等當代之亂臣後世之忠臣爲此徵言以曉後世之意則褒奬之節果有待於今日而未知筵臣之所謂羣議皆以爲難有難輕行者抑獨何歟先正臣許穆實撰六臣疑塚神道碑文其後士子輩刱建祠宇已行揭虔之儀則國人欽崇之意又可見矣伏望 殿下渙發德音先復官職書院賜額致祭事亟令舉行以爲褒崇激勵之地則奚止慰泉壤之朽骨其實尊 先王之餘敎而將以媿天下後世之爲人臣懷二心者也豈不盛哉

答曰疏事予當量處焉

九月十三日引見時領議政權大運所啓六臣節義豈但今世之所共知實千百代之所不敢容議者也 聖上欲爲崇奬盛德事也第有嫌碍不敢明言而與非臣子所敢輕易而對者也春秋之義爲親者諱爲尊者諱以此言之則今日之事何可輕擧也臣爲君隱子爲父隱此萬世不易之正論也向者有以此等事問於故相臣許穆穆答以大不可其意如此也玆事甚重不敢輕議左議政睦來善曰遣官致祭之 命此固出於崇奬之至

意孰不欽仰而至於復官爵一款曾是 列聖朝所未行者或恐意有所在先輩名臣之議亦爲多岐如臣膚淺有難輕議右叅贊柳命天曰六臣一死於所事卓然之節無容議爲朝廷既録用其子孫且不禁祠宇之設其待六臣之道可謂至矣至如復官等事實有所嫌礙者 列聖尚未擧行意有所在今日此擧似難輕議兵曹判書閔宗道曰六臣節義昭揭日星以明朝方孝孺景清等事觀之雖得罪 先朝而尚且褒崇其節義則帝王家事異於匹夫至於今日雖有褒奬之擧四方聽聞必

欽仰之不暇寧有是非於其間乎 刑曹判書尹以
濟曰六臣節義非不卓卓而此是 列聖所未行
之事春秋亦有爲親諱之義似難輕議 吏曹判書
柳命賢曰六臣一死於所事卓卓如彼人到于今莫
不悲憐其志 聖明篤過之際既有興感之意則
一番賜祭必不爭執矣副提學權瑎曰六臣忠節
炳朗千古何敢容議 世祖大王嘗下教曰當世
之亂臣非欲使後世不爲之褒奬也且諸議皆以
爲與方孝孺有異與王言誠是至如景清則正與相
類景清見發斧至被戮 宣宗朝即復其官爵大

朝寬大之典此可見矣即今褒崇之典斷自 宸
衷固盛德事也校理李東標曰諸臣持重之論非
以六臣節義爲不足尚也意亦有在然若使 世
祖朝誅之以亂臣而奬之以忠節則豈不爲千古
盛德事乎今雖與此少異而前日 聖敎以爲只
欲褒奬其節義而已則盡心所事之人到今褒奬
臣未知其不可也若使義理不當褒崇則雖儒生
輩亦何敢立書院而尊慕之乎帝王家事得罪先
朝者後世亦多追奬之事今日 聖敎迥出尋常
自下將順有何不可

上曰諸臣甲乙之論俱有所執而今以方孝孺事言之其炳炳忠烈旣是 成祖之所評而其後議諡亦出寬大之典則卽今崇奬六臣似無所妨且以 世祖朝當世亂臣後世忠臣之敎言之尤可見其嘉尙之盛意也至如春秋爲親諱之義予非不知而帝王家事異於匹夫故只欲褒其節義激勵後人則今日此擧有何不可且祭文措語有嫌礙之論有所不然今欲褒奬者唯在於節義之可尙則綴文之際有何嫌礙之端乎然而大臣及諸臣之議各有異同其在愼重之道不可容易處之發遣禮曹郎官問于在外

儒臣且待出疆大臣之還朝從容講熟可也

進士閔彥謀等疏略曰六臣廟祠之論始發於先正臣張顯光鄭逑而先立於善山次立於大丘粤在己未 聖上又特令封植其六塚京外士子因此興起又設書院於露梁及寧越而次第當行之典猶未遍舉則凡我衿紳孰不歔欷永歎欲有所籲請於 黈纊而因循至今蓋亦有待不圖今日聖衷默契轉眄於丘壠之間咨嗟於道路之次褒揭旌異靡文不舉此非 聖上平日知六臣節義至詳且悉而又非大聖人大正至公之量其孰能

與於此也六臣與
皇朝方孝孺輩其事與時分明是一樣搭本旁其所以死之者微有不同耳因其微不同而可見其大同今必謂之有異於孝孺輩則非徒不知六臣恐亦併孝孺輩而不知也況
皇朝景清齊泰等與孝孺皆被褒贈則
皇朝一視其忠義而不以爲異者可知竊恐今日廷臣或有所未之考及也嗚呼自古褒崇節義非但爲其人亦所以勸來世也伏願
殿下勿復遲疑亟賜快斷申降致祭復官賜額之
教以爲培養節義扶植風敎之地一國幸甚來世幸甚

答曰此事子固有默量于中者第在愼重之道不言
爲傳誦而裁處也
禮曹啓曰六臣墓致祭祠宇賜額當否問議于在
外儒臣吏曹參判李玄逸則以爲臣竊惟　世祖
大王迫於天命人心爲此不得已之擧而彼六臣
者乃一心所事抗節致忠至死不變其心則伯夷
非武王之心也其事則與周之韓通明之景淸麗
之鄭夢周同一規摸也傳曰武王克商義士猶或
非之夫以伯夷之非聖人而自是如此孔子猶以
諫伐餓死爲求仁而得仁何嘗以稱述伯夷之故

爲有所嫌碍於武王哉韓通效死於周室而宋太
祖追贈優厚景清鄭夢周盡節於所事而 大明
之宣宗 本朝之太宗或命復官或加褒贈皆所
以崇奬節義爲後世人臣忠義之勸令我 聖上
欲爲褒贈六臣則 宣宗皇帝復景清官 太宗
大王褒贈鄭夢周之義也豈不爲曠世之盛擧乎
況我 世祖大王以六臣爲後世忠臣之敎實與
宋太祖優厚韓通之意同而且示微意於後世子
孫今玆之擧實繼志述事之大者又豈有一毫嫌
碍於其間哉夫王者公天下爲是六臣事設或有

所嫌礙猶不可以廢天下公議況以伯夷武王事及　宣皇　太宗待景清鄭夢周之義觀之則諒何敢嫌碍而擬之以諱親諱國之義乎今若有所避就而必欲為之隱諱焉則竊恐其或一反有累於光廟應天順人之舉而非所以闡揚　先朝寬弘博大之度也世降俗末倫紀敗壞將不得知忠孝節義之為何事今　聖上之為此舉實出於深識遠覽非常情凡慮之所及臣愚以為斷自　宸衷早賜施行其於扶樹風聲造成治化之道不為小補謹昧死仰達云矣

備忘記夫國家之所先務者固莫大乎崇奬節義人
臣之所最難者亦莫至乎仗節殉義此古昔帝王之
所以重節義士而輒加褒錄者也念彼六臣豈不知
天命人心之不可逆而乃心所事一死而無悔是誠人所
難而忠節凜凜於數百年之下可與 皇明方孝孺
景清輩同日語矣剛適有事 先陵輦過墓傍於予
心尤有所感者噫爲親者諱詎昧斯義而第予之所
欲褒者不唯祇爲其節義當世亂臣後世忠臣之
教聖意有在今日此擧實所以紹 世祖之遺意光
世祖之盛德也寧有未安事乎成三問等六臣其令

該曹特爲遣官致祭以樹百代之風聲

右承旨姜銑啓曰六臣子孫陵替只朴彭年有血屬自 朝家旣已收用至於成 二問則無姓孫只有外孫頃日自京山偶得埋安神主之後外孫之流落湖中者今方奉祀而貧不能祭祀云若令道臣搜得姓名馳啓後收用則尤有光於 聖德矣上曰六臣子孫收用之敎意非偶然而成三問外孫奉祀云令道臣搜問馳啓以爲錄用之地可也

寧越六臣祠宇 在莊陵側康熙乙丑建 嚴佐郎附事略

祠修記　伊川縣監朴泰輔

可以作可以無作者非事之至善者也唯未作也人咸咨嗟太息以爲恨旣作也人又快焉憮焉如癢者之得爬渴者之得飮也然後爲事之至善者也恭輔始十齡卽讀六臣傳得其發忠死義始末當時年甚省事不知胡然而氣塡臆而淚盈眶也後因考外祖曾西尹府君遺文有過寧越謁 魯陵詩其卒章云誰解六臣同一體蓋傷陵下之無六臣祠也曰嗟呼以六臣之一死生終始如心於 上王上王野死而螻蟻無薦則其奔走衛從於焉蒿悽愴之際者非六臣而誰也然而祠屋無隣近之

設祭祀之一體之享世之小義揃節皆有尸祝之依俎豆之薦而六臣乃作羈鬼餓魂棲遑躑躅於錦水之上亦獨何哉則又邑然不寧若病在己天下之惡一也天下之善亦一也其不忠於彼者亦吾之所甚惡也其忠於彼者亦吾之所甚善也是故求殺趙孟者智氏之國士也數窘漢高者項羽之信臣也易其地平其心而觀之寧有彼我逆順之殊哉敢問今時君世主將擇上而臣之乎得如六臣者可乎吾乎因有幼主臨朝上下相疑則社稷之衛將於六臣而託之乎吾乎至於搢紳之士

砥名勵行不忘壽璧以六臣爲矜式者將禁而罷之乎抑勉而進之乎則六臣之忠之節又爲可誣哉然而二百年來朝廷之上諱言六臣心實尊悅而其口喑嗚卒未有謦欬於　黈纊之側得顯奬明勸以恢國家正大之風伸後學傾仰之誠而俾毅魄之未泯者亦庶有樓依之所甚矣世道之隘也今　上躬聖德懋聖學大公至明之道興行於世乃始罷六臣而知六臣謂學士大夫無傷於展其私敬於是露梁之祠先建然寂然數載不聞於寧越也今觀察使洪公春巡屬邑至寧越祗謁

魯山君廟撫想往事徘徊感慨因語曰是烏可無
六臣祠哉會 魯山君廟棟宇朽圮不任風雨公
丞馳啓請易之又指廟前一區曰是宜建六臣祠
又遍告于二十六邑之長曰今將建六臣祠于寧
越盍濟其財力是年七月 魯山君廟告完而六
臣之祠亦成爰以九月某甲陞祀六臣首東曰朴
公彭年次西成公三問次西李公塏次西河公緯
地次西柳公誠源次西俞公應孚其配于南者曰
戶長嚴君興道爲其倡義悟禍斂葬 魯山誠節
之壯亦六臣之徒也舊墓新祠相爲拱揖陟降相

從歆嗅相求荒壠野草之間雖非殿陛位著之舊
亦庶幾髣髴乎平日君臣之際矣嗚呼茲土之宜
有是祠尚矣人之如渴如癢久矣今洪公乃克擧
茲闕典允於神理協於人情使世之義士無復餘
憾事之至善者孰過於此抑是祠之宜有而未有
者非不能也乃不敢也自有 德音以來宜若河
決而東注馬馳而脫其羈馽群趍並騖而訖之顧
其間爲觀察使若本郡之守凡幾人拱手睨視莫
之肯擧乃知事之至善者必待人而行非公其誰
能辦此公以書命泰輔曰記實之文惟子之託泰

輔已自齠年蓄此曠世之感又喜魯西府君之志得行於今日遂不敢固以陋拙辭公名萬鍾字汝受豐山人以甲子九月按是道叅輔在屬邑不敢攪以他政贊公知者觀於六臣祠則公之政之大者斯可以得之矣

上樑文　　蔚珍縣令吳道一

樹百世之倫常可無崇報之擧聳一方之瞻仰盍有揭虔之儀載拓荒基有儼華構恭惟成先生氷霜志操鐵石心肝搦管詞垣文章逼大家數横經法幄論思有古人風朴先生性質沉凝學識精透

飭躬則繩趍而尺步模範士林摛藻則地負而海涵本原經術李先生韓山世胄牧老雲孫標格儷玉之貞姿即其天賦吐鳳雕龍之妙藝自是家傳河先生學通典墳行導禮法撰書辭秩深帷幄籌之憂登道露章首陳苞桑之戒柳先生雄文冠世卓識離倫周章近侍之班五色之絢纔補慟哭公退之後一斗之血彌丹俞先生技妙穿楊行頁懷橘家無甔石之蓄而登闈足甘毳之奉位躋金貂之列而蓬牖之風雨之庇擒茲諸君子之懿烈實間累百載而並生當熙洽之際夙荷兩朝恩光及

革除之時共辨千仞壁立天命人心之有屬豈不
知時識幾民彝物則之所關只欲捨生殉節凜凜
清操昭日月而岸泰山耿耿孤忠薄湯武而非堯
舜同時併命不忘志士之喪元曠代聞風尚堪忠
臣之抆淚卓乎所成就事業眾與方正學而同符
偉哉我國家規模遠邁文皇帝之古轍方 光廟
震疊之日不禁文稿之蔵遠 當宁臨御之辰亦
許廟宇之創睠彼錦城俳壞蓋有 魯山古塋悲
纏蜀帝之魂夜夜空山片月恨入王孫之草年年
斷麓殘春今按使洪公屬當使節之巡宣克軫齋

廬之傾圯奏一牘而申請卽蒙 允俞鳩衆材而董工亟加修葺爰就旁區之奧址並建六臣之新祠顧一體祭祀之同修定慰九地之精魄而累歲因循而未舉蓋待今日之經營謀及諸儒老少齊聲而共集文移列邑遠近承風而競趍食龜卜而定陰陽咸適其所陳圭臬而示方位各得其當木石交輸吏勤而工勸斧斤迭作材良而力贍因地之便宜美矣川抱岳峙之勢不日而輪奐隆然鳥革翬飛之形內堂外廊之規蓋取義易大壯松茂竹苞之制允倣周雅斯干想氣節之巍嶷仰天雲得

華山之邑訴寃恨之壹欝千古咽錦水之波良辰之禋事昭明寃登降之如左故主之堂封隣近况君為嵩之來憑式輿情之胥欣行神理之無憾修梁將舉善頌斯陳兒郎偉抛樑東　魯陵松栢欝葱葱春生古峽花無數杜宇啼痕萬點紅兒郎偉抛樑西削立危崖天畔齊薄暮灘流轉幽咽斷雲殘照亦含悽兒郎偉抛樑南滚滚澄江碧似藍一曲清冷怨夜月有誰聞此不沾衫兒郎偉抛樑北巃嵸層巖萬丈矗雨泣雲蒸渾似愁百年深慟豈終極兒郎偉抛樑上白日昭昭天宇曠炳炳丹衷應

照臨令人猶覺髮森爽見卽偉拋樑下睨陰蕭瑟羃原野三杯桂酒酹英靈無限悲懷無處瀉伏願上樑之後山川無恙棟宇長存魂氣永有依歸禋祀之典靡忒人心庶幾奬勸忠義之士蔚興致闔境之底休俾來許而罔替

奉安祭文　　江原都事柳世鳴

孔稱成仁孟言取義惟仁與義寔曰彝倫克蹈茲人紀以立粤在　英廟宏材蔚興集成儒林朴公稱首鴻猷啓沃式推成公韓山有孫克紹家學文城卓識見重儕流炳幾先謨丹溪　忠懇淸操至

行祀溪擭楷懿茲六賢或文或武齊芳並義 兩
朝恩先國命更新同赴鼎鑊惟天所眷矣豈不知
各盡乃忠之死益烈寔蹈聖訓無負主恩義士非
周罔德靡損正學殉節 皇明式褒偉我 聖朝
明示臣則式至 當宁肇許建祠睠茲錦城 魯
陵斯在杜宇夜月遺廟空山一體君臣理宜同祀
事久莫舉恨結神人載卜載營寢宇新刱選茲吉
日合食同堂密邇故君宛若周衛焄蒿悽愴歆嗅
相求毅魄忠魂其永有託瞻聆齊徵節義彌章 廡
我格思右我椒黃扶我世教惠我允明

六臣祠宇記　　宋時烈

嗚呼 魯山主其墓在寧越郡北五里冬乙旨
中廟丙子 上曰魯山墓祭享儀節禮曹其議定
焉仍遣官致別祭萬曆八年為 宣祖大王之十
三年也道臣鄭澈馳啓極陳墓道荒廢行路咨嗟
狀 上用大臣朴淳盧守慎等議大加修治而石
儀墓宇次第咸備矣自後 列聖致祭頻仍令
上乙丑監司臣洪萬鍾都事臣柳世鳴與郡守臣
趙爾翰議曰 聖上嘗於筵中教曰士子之崇奉
六臣于不禁也大哉 王言今大丘之河濱祠以

有平陽子孫也洪州之曾隱祠以有昌寧遺宅也
果川之露梁祠以有六氏之疑塚也至於懷德之
興龍連山之漢陽皆有遺墟之祠皆不無名義矣
然皆不若即茲廟宇之傍揭虔妥靈之尤為典要
也於是詢謀僉同事力咸聚先建正廟三間經始
於五月訖功於七月將以九月季丁妥神奠幣而
以戶長嚴興道腏焉嗚呼盛哉趙侯又定守直二
人仍置贍錢田以為久遠之規又可尚也然如宋
真摯則廟宇之下作一架屋以諸臣配侑如麻田
崇義之制則情文甚宜而此則非有命不敢也嗚

呼孰能以此請於朝者也盖當初 世祖大王不
得已用法而深嘉其義旋下德音曰此忠臣也今
我 殿下聿追祖武又有不禁之教前聖後聖其
揆一也抑賤臣於此竊有所疑焉記昔 皇朝不
廢建文景泰位號雖族誅方于兩臣而旋加褒典
本朝則不然豈從周之義或有古今之異耶在昔
丁酉年惟忠貞公臣李厚源文正公臣宋浚吉請
依方于例表章六臣而以廷議不咸事遂寢識者
恨之賤臣曾於戊申冬請錄用興道子孫既已蒙
允仍為訪問其子孫則無有矣可勝歎哉嗚呼我

殿下臨御以來培植節義之意逈出百王旣 命
立何蕃陳東等祠而今玆之 教又出尋常萬萬
豈亦孔子衰世之意而所感者深者也然不有深
沒其號而實承 睿旨如洪接使者孰能與於此
哉其以嚴户長服食允為超卓此豈童觀凡識之
所可及哉若以梅月堂南秋江服享於此而又為
一壇於祠傍滚薦權自慎宋石同等略如公州鶴
寺之為則事又完備未知衆議如何耳是役也終
始致力者寓公崔遠邑士琴用成嚴麟錫萬必成
而來請記文者户長宗人嚴敏道也

戊寅二十四年端宗大王復位封陵後 上曰莊陵有
六臣祠宇云仍存勿移可也領議政柳尚運曰
思陵火巢內塚墓則雖以久遠之故有勿爲掘移
之 命而祠宇異於塚墓似不當仍存於園陵火
巢內矣
上曰蜀漢武侯之廟在於昭烈廟近處故杜甫詩一云
體君臣祭祀同以此言之則六臣祠宇仍存陵內似
無所妨矣尚運曰昭烈之廟祠建未知在於何時
而在漢時必不別建於白帝城似是後人所祠設
也若然則有非今日之所可爲證且春秋士子聚

會行祀於丁字閣不遠處似爲未安矣

上曰杜甫詩云崩年亦在永安宮永安宮似在武侯廟

近處也六臣祠宇之仍存與否諸臣各陳所見判

府事崔錫鼎曰　端宗大王以代遠之故直躋永

寧殿旣無配享功臣而六臣則異於他人陪衛

仙寢幽明罔間移建火巢之外似爲歉然以常例

言之則　園陵嚴敬之地豈可仍存乎但凡事有

常經而亦有權宜之道不必盡拘於常例仍存勿

移似無不可矣户曹判書閔鎭長曰春秋芬苾之

享行於　園陵至近之地似爲未安丁字閣稍遠

處後建似當矣
上曰陵寢之於祠宇其間幾許耶錫鼎曰似與丁字
閣所見處而　陵寢則稍遠士子雖聚會行祀似
無喧聒之事矣禮曹判書崔奎瑞曰六臣祠宇之
仍存於　陵所近處豈不是好事而但　寢園之
內似爲未安祧遷園陵只有寒食之薦而六臣祠
宇則當有春秋芬苾之享此亦妨碍移建於火巢
外似宜矣右叅贊徐宗泰曰　寢園嚴敬之地以
享體言之移建爲宜而但此與他有異求之神道
豈遠人情自　上若命仍置勿移則此出於權宜

恐無不可也窮峽院宇似不可至於士子常聚而
喧擾矣吏曹參判李寅煥曰 園陵之下臣子祠
宇不可混在而 端宗大王陵所近處六臣已在
之祠宇何可毁移享事體雖曰嚴敬與則不可以
常規言之仍存似無妨矣副提學趙相愚曰其在
嚴敬之道移建稍遠處似當而移建之際不無費
了一分民力而與事亦不可以常規言之仍存似
為無妨矣右副承旨金宇杭曰神理人情不甚相
遠妥靈之所今若遽爾撤毁移建則 端宗在天
之靈亦必缺然於冥冥之中求之神道豈不有所未

安平一體君臣祭祀同之句自 上有所興感而
下教誠與此事相類祠宇仍存恐無所妨矣
上曰以園陵嚴敬之道言之則固爲未安 而神理人情
不甚相遠六臣異於他臣其祠宇之移 建於稍遠處
予未知其可也見狀啓即思杜甫之詩 意欲仍存者
所下教矣錫胄曰 皇明時功臣有陪葬之例今
此 思陵鄭家墳墓亦勿掘移則可以推及於祠
宇矣
上曰六臣祠宇仍存可也 其後移建次鼻外

愍節書院事略 在果川露梁江南岸

本縣儒林通文

右通文爲通諭事六臣事蹟野史記之六臣節義國人誦之或在於著傳或陳於 筵席卓乎難名不必更論而其凌霜貫日之操足以聳動一時則廉頑立懦之風可以師表百世矣吾東方節義之盛孰有過於六臣哉惟彼銅津之下露梁之上乃我果州界而有此六臣塚焉蓬蒿匝隴省掃無人殆將百有餘載而事闕 先朝跡遠可諱旌褒之典崇奉之義闕焉無聞噫意宿草荒原已作樵牧之場英䰟毅魄尙何依歸之所行路感惻士林慨

歎者日月多矣往者已未封植之 命特下於駐
蹕之時越在今春尊奉之意更發於批疏之日於
乎大哉我 聖上振頹綱修廢典之盛德也凡在
一國民士莫不皷動而興起則矧我關境青衿居
立墓所在之地敢不齊聲而先倡乎哉今方經始
祠院以爲妥靈之所而第十室之邑顓蒙之士似
難自當肆乃通告于館學將以今月二十六日齊
會于惠民署伏願僉尊併須來臨商確典議進請
院長以完大事千萬幸甚

上樑文辛酉九月二十五日卯時　大提學李敏叙

人心難誣見百年公論之已定士類同願擧累世
尊祀之未遑非唯表章於忠賢蓋將增美於 聖
德若稽 國朝作人之懿最稱 英廟更化之初
巍煥昭回之光下飾群品醇厖敦厚之氣間出異
材惟時翹館之諸英莫非冀野之上乘爰有五臣
之魁傑實賛一代之隆昌德業任師友之資予以
彌綸於治體文章鳴國家之盛予以黼黻於王猷
故 聖主相得之歡可謂至矣而諸賢所學之正
何以加焉送往事居世道之變乃極圖國忘死人
臣之義已明竭股肱而效忠貞荀息是已追先帝

而報陛下孔明以之乃若蔓菁之同心不問趣舍之異路龎眉宿衛久把不二之貲猿臂行間早擅無雙之譽老蛟白額之害去益著豪封良鷹駿馬之吟歲逾見氣槩李多祚之恩報大帝擅道濟之先壞長城縱文武之殊倫亦忠義之共奮國事多々故非智力之可為天命有歸痛禍殃之不救聞蜀魄而下淚吾拜徒勞抱趙孤而呼天一死反易蓋所欲有甚於生者豈其勢可得而全哉然孔聖之羨伯夷微意猶冐[illegible]文皇之獎孝孺盛烈彌光天心發露於累朝國論主張於今代仰止山斗曠百

世而如新瞻彼江瀆悲九原之莫作遂諆鳩工而
相址俾得揭虔而妥靈多士唱而舉國隨人情知
愛好之正遠山朝而深水謁地理挾爽塏之便近
接龍盤之神京之密邇旁帛馬鬣想英魂之歸來
奉事無怠於自今輪奐庶成於不日庸陳嘉頌助
舉脩樑兒郎偉拋梁東羣山送勢遠來雄朝看瑞
旭升簷角捧日丹心向此中兒郎偉拋梁西大野
秋光一望齊想像英魂來往處斷煙衰草使人迷
兒郎偉拋梁南山翠微茫遠近含惹恨嗅愁饒物
色況聞清磬落巖菴兒郎偉拋梁北開門夜夜瞻

辰極眼中烟火辨神京佳氣葱蘢生九陌兒郎偉
抛梁上棟宇翬飛朝日晃風馬雲車何處遊蕉黃
桂酒增邀想兒郎偉抛梁下客至迎門供掃灑乔
堂拜廟去仍還奔走四方慕義者伏願上樑之後
百靈共扶羣彥咸集薦祼興俯之式罔愆於春秋
遊居絃誦之音不替於朝夕樹風聲而臻美俗廣
無負於菁莪景賢範而育英才期共成於圭璧

奉安祭文

領中樞府事南九萬

瞻彼江濆封土有四列樹片石題其姓氏其姓伊
何成朴俞李孰將忠塊瘞之于此不名不爵知有

所以始疑或非終信果是然胡厥數在六除二豈
本異處將後遷徙抑獨崩夷不辨其址世之相後
後二百禩彜常在人終古莫墜凡過此者孰不隕
涙風聲所及起我多士建祠妥靈其何可已謂後
忠臣厥有 遺旨許以欽崇又自今始茲當秋季
寢宇訖事卜辰之良肇修禋祀籩豆孔嘉牲醴咸
備奉此一辦獻于六位夷齊叩馬廟貌尚禽正學
殺身亦享故里事關世教前後一致寓慕丘壟依
歸有地君爲萬慺愴不遠伊邇庶幾格思無我違止

春秋享祀祝　　吏曹參判朴世采

孟云取義孔曰成仁一心無改萬世忠臣 右告朴參判

在周伯夷在明正學廉頑立懦六人同德 右告成承旨

禹鼎生大鴻毛死榮舍魚取熊于祖有光 右告李校理

草萊痛哭入祠殉節濟濟先朝卓卓同烈 右告柳司藝

始痛王將終辭周粟成一箇是爲百世則 右告河參判

武不愛死文克扶義一堂明禋萬古忠毅 右告俞摠管

告由祭文 揭額粧修與祀廳

璇題始揭祀廨將修茲薦泂酌式告厥由

復官告由文 壬申三月 日 大提學權 愈

人於天地有莫逃之義盡斯道也良亦不易生三事

一致身勿貳忠以全節烈以殉志溯四往古屈不
多揩愚還于雒山有餓士龍飛章除旌況方氏武
不加刃文猶盡意熠爛日星綱紀萬禩誰其嗣之
維六君子　英廟鼓英公華肩比貺之金閨鸞祥
鳳瑞高文如馬經術如贄忠讜如汲辨論如誼啓
沃文陛從游講肆絕世殊遇同時嬈義節度雄爽
亦蒙器使威重韜軨名高士類所貴道同寧論趍
異砥礪臣節不謟祿利性命亦大褰裳蹈水魂朝
玉京骨襯螻蟻豈不畏天各爲職耳微此一死世
道或墜所以　皇祖鈇袞並示二百年間屢發逞

議錫亂未遑旌祠不備肆我　聖上誕降褒賜曠
世之感懸其不二有臣若茲曷不顯遂匪獨嘉
納民於軌既復原官加惠秩祀恩究枯壤榮感遠
邇猗歟風聲百代懦起將事有期吉日旦至敢陳
蕪辭先告于此

致祭文　　　　　　　　　　知製教權重經

天地之氣至大至剛昭為日星凜為雪霜降而賦人
為忠為貞生也有為死也有榮弗為威惕不為利回
靡之不祛招之不來前有刀鉅後有鑊阱匹夫之志
抗於萬乘烈烈　皇朝孝孺一人逮我　英廟乃有

六臣山嶽其心鐵石其腸舍命殉主手植綱常孔曰得仁孟曰取義能熊魚之辨揭示千禩栗木之墟漢山之湄有塚纍纍其信其疑代遠人邈士論僉激爰立祠宇以尸以祝懦夫攸立志士攸奮一時之屈萬世之伸褒忠奬節邦之懿典隱卒崇終王政攸闡肇錫嘉號庸賁華額不昧者存歆此泂酌

露梁之南四墓並焉人傳爲六臣墓而俱有標石曰成氏之墓朴氏之墓俞氏之墓李氏之墓許荷谷篈曰婦人稱氏而今四墓並列非婦人也明矣男子必有官稱而今只稱氏豈當時義

土悵瘞四人於此而不敢顯刻以是稱之耶莫爲成三問朴彭年俞應孚李塏之墓無疑云其後又有一墓傳者謂成勝墓云（世傳有僧取六臣之屍負而瘞之僧是梅月堂云）舊墓碣皆地夷且仆矣 孝宗庚寅朴彭年七代孫崇古復封其墓而竪其石

六臣疑塚碑　許穆

我 世宗文宗間有朴彭年成三問河緯地李塏俞應孚柳誠源號爲六臣事見六臣本傳有所謂六臣塚者在西湖露梁下江岸之西皆刻石曰朴氏俞氏李氏成氏之墓云朴氏之墓最在南次北

曰兪氏之墓又次北少東曰李氏之墓又北去十餘步曰成氏之墓而又有成氏之墓在其後八九步間自古以為成氏父子之葬而後葬者為成聘墓至今江上父老相傳古者謬人說此云嗟乎六臣事之世所諱久矣不知其死而收葬者為誰刻石表其葬者又為誰蓋沒其蹟後世皆不可知也六臣之親戚皆死噍類不遺必有賓客慕義不以禍故負竊各識其屍列葬之如此因刻石其表而去之其名為某氏某氏如婦人之稱耶其心良苦矣世遠蹤蹟已泯疑似難下張公若信不可言之信矣

人之葬適與朴氏金氏李氏成氏之葬者同其
合適以決一朝之疑而指前古之誤傳則可乎
西湖人矣亞湖古事其一往二墳之葬或有偶合
則有之今四姓五墳封域石表如一又所謂成氏
二葬者如此而亦有偶合者然乎一善誌古邑居
西七里社方有河緯地墓在今其人語而憐之矣
則六臣者皆有葬而獨朴柳誠源無葬處何也其
傳曰開謀泄知事不濟自剄死吏追取屍磔之適
施刑先後不同收葬處異耶抑不幸而終無葬處
耶當時事皆不可知也今書絕西湖有葬或既莫

信而且疑也嗟乎其初必有親見者傳其事畏忌
不敢指至今其跡泯没若以為此不過江上人傳
説而已於今無他故事可徵不可執以為必信又
不可拒以為必不信然吾聞之十信不足之以破一
疑況今疑者半而信者半乎但恐自此千百年後
世益遠泯俗益不傳墟墓久變并其疑信而泯没
則志士之追恨無窮況仁人孝子之心乎今朴氏
有七世孫東宮左翊黄崇古修六臣墓所謂成氏
二塚其一今無碣江上葬人日多雜於羣塚殆不
可下修其四墓而已其石刻或剥落無字或有一

字二字可見或顚仄折其半其折者易之餘仍舊特大其字而新之又刻石其前俱記其事以告後代令不沒於久遠嗟乎亦仁也銘曰

忠臣之埋志士之悲民俗之傳百代之疑西之人深目而鬚得其實者而誰

六臣墓碑銘 并序　領中樞府事 南九萬

惟昔 端宗大王之遜國也忠臣烈士爲之效死於前後者多而南秋江孝温作丙子六臣傳行世故有言及遜國時事人必以六臣稱焉自京城渡南十里越露梁津岸上有五墓各有短碣刻表曰

朴氏之墓俞氏之墓李氏之墓成氏之墓成氏之
墓而不書其名此於六氏有其四而無其二然其
居近民人相傳為六臣墓者其來已遠云成墓之
有二者以摠管承旨父子併命河墓則在嶺南善
山柳墓則獨不聞所在意者六臣之死也其族夷
矣義故收以瘞之冒禁周旋勢不無難易之或異
是以或能歸骸於故鄉亦或終不得掩土耶且聞
成墓又在洪州或者曰刑禍之後各藏其一體於
諸處其然其否今不可詳而有是令人釀淚於千
秋矣且此地成墓之有二近古者舊耳目相接傳

說可據而不知何年有權貴人築庄江上其近地
丘墓之有碑碣者悉去之權貴人敗後有人收拾
舊碣於踣碎之餘復竪之然其未及竪也多有追
瘞之塚間於其間成氏一墓混不可辨且失其一
碣故今之可認爲成墓者只存其一以此推之當
初四氏之葬也河柳之墓安知不在此中而歲遠
失處亦或如成氏之一墓耶嗚呼悲哉六臣死時
子姓無遺類惟朴氏有遺腹孫逃命得生數世之
後 朝廷愍其忠錄用至七世孫翊贊崇古以爲
露梁之墓雖以其無籍可攷爲疑然而五碣四氏

此亡之爲徵又豈可以沒名不信而不省也遂增其
舊封易以新碣且乞文於許相公穆名之曰六臣
疑塚碑文而未及鑱石今 上之五年己未 上
閱武露梁因諸公卿之陳白隔江 望墓喟然有
感 命封植其塋域中外多士作興於斯就其墓
傍刱建祠宇並享六臣十七年辛未 上展謁
章陵輦過墓前又 命復官致祭仍賜祠額曰愍
節嗚呼前乎此則所謂六臣墓者只是陂陁之抔
土剥蝕之片石江翁津吏往來指點相傳之私說
至于今則事聞於公卿之數奏禮加於 天矚之

再及既有封植之　恩命矣既有祠宇之腏食矣又既有爵秩之復復矣禋祀之特降矣華扁之昭揭矣　朝家所以表章者光顯如此而乃於其遺墟猶㫾壘之疑信之間使忠魂毅魄長受其黮闇於荒草寒烟羣燐衆啾之中則不幾孤當時義士封土樹碣之苦心又不幾虛今日　聖朝表忠伸爵之曠典耶朴公之靈亦豈肯曰余幸而有遺紹之血屬耶崇古之孫清安縣監慶餘深以此爲懼謀于諸長者欲備記玆事之始末建碑于神道來請銘于余余以耄昏辭不獲乃曰然露梁墓之爲六

臣藏可信而不可疑誠如兩祖之遺意而其在
莊陵位號之未復也猶不能無忌諱不敢索言今
則不但 朝家於六臣快賜奬勸永樹風聲 莊
陵之復亦既有年今於露梁墓獨不可以疑爲信
載之貞石袪舊晦而成新顯晰當今而昭久遠乎
於是乎遂序其事而系之銘曰
西湖南岸有墓纍纍各有其表五碣四氏傳道自
古六臣所闕其氏有六此具其四禍發之際事出
慕義不書其名知有所以云何後人有疑于是雖
緣無籍實慮有忌幸會 聖朝有感 天意褒忠

奬節靡有不至白日之光洞徹九地　曠度大德
不可擬議昔者所諱今悉無避言念列表不渝如
彼又加封植其盛若此人之然疑亦可已醉琴
有後並主六祀傳至七世曾修墓玘且述碑文猶
嶄直致爰及頃年　莊陵復位崇崗若新象設咸
備一體君臣事豈有異奉茲降䰟尤宜無貳明言
顯刻用昭千禩庶幾英靈終焉與萃來者有觀亦
將興起

緑雲書院事略 在洪州魯恩洞 康熙丙辰夏建

謹按康熙壬子　顯宗十三年中戸曹吏呂㩲義龍

偶於仁王山巖崖間見有甕器其中有栗主三箇而其一即故承旨成先生也其二乃先生外孫參贊朴壕夫妻也成先生主面書曰成三問年戊戌生神主陷中亦如之嚴士人驚異之奔告諸士大夫於是歸諭搢紳章甫咸爭趍展拜即將神輿權安于先生外裔上舍嚴纘之堂仍而告之于洪州居外裔奉以南歸蓋洪之魯恩洞尚有先生舊宅故也時畿伯金宇亨使沿路護送各邑守宰無不致誠迎送亦有設義以祭者焉京外士子因此興感營建祠廟於宅傍而並

享嘗時同志五先生云〇又按丙子先生殉節
夫人金氏自寫其神主抱付奴屬以祭之及其
沒而其神主歸於外孫朴壕壕亦嗣絶而並瘞
之仁王山麓下至二百餘年而有是事古所謂
神道室堂之禮不行於當時而始行於今日吁
其異矣

成孝吉神位別告祝　領中樞府事南九萬

昔我先生際遇　英廟夙昔有託沉族以報豈睽
天命實扶人紀遠師首陽近友遜志爭光日月並
高山岳生氣凜凜于今如昨頃者王城瘞主自啓

章甫驚拜搢紳感淚乃瞻故宅在茲鄉邦爰奉神
馭返于其堂梧穆尚新峯筆猶尖凡我民士愴慕
是深曰惟桑梓宜有廟享今得祠厥始天所相是
圖建祠以度揭虔棟宇既成窮序孔安日吉辰良
冠衿四至享妥神位聿修祀事萬世忠臣明有訓
辭欽崇尸祝質之無疑旦陳俎豆式薦牲醴想像
風烈洋洋如在其始自今永有依歸顯言歆格無
我遠違

奉安祭文　　尹拯

觀古易姓臣不事二夷齊首義代有烈士至若韋

除社廟如故猶不二心明有孝孫嘗其有廢萬物
覩聖豈不知變諒守吾正嗟惟先生所遭實似父
子併命儕友偕死義重身輕理得心盡初無所爲
後有何怨噫茲魯洞神門舊宅有廬巋然過者或
式尸祝有儀公私多諱迄用沉欝志士爲欷孰發
其幾本主自出人心咸感舊天理難遏爰議士林爰
刱精宇執我豆籩寓茲輿奠四字玉音炳如訓典
英靈陟降膺此休顯正氣長存烈烈愈光尚惟啓
迪永扶倫常

成承旨前先告祝　　李敏叙

生既同志殁宜並祀人皆合辭事成儀異五位追
隮孰主孰賓工訖禮備奠告是申

六位並享由先告成孝吉文　尹　拯

維此洪陽魯恩之村先生舊宅至今猶存鄉士協
謀別營祠宇將修奠薦幸多多年所同志有五世稱
六臣綱常永賴節義惟均宜同一祠俎豆千秋茲
當追享敢告厥由

奉安祭文　李敏叙

洪惟本朝粵有六臣文武或異志操則均誓言心共
貞精貫白日天命有歸臣節難奪泰山並義重鴻毛

命輕有刎于祠有鞫于廷刃鋸鼎鑊神色不變熊
掌與魚取舍自辨後代之忠　上教亦獎　列聖
孝德漸加褒尚既官後孫亦許建廟至修丘墓
恩命邁古成公埋主復見丘麓天意有待歲閱二
百爰奉以安彌甥之亭童南奔波搢紳展拜瞻聆
彼暨孰不驚歎顧我濱陽魯恩之村舊宅尚存如
魯靈光奉主南下神返室堂卿士駢闐別營祠院
于兹一紀恪修奠薦載惟五公協心殉節亦有徵
驗魂氣相逐事既同傳享豈異祠並奉六位於禮
則宜爰擇吉辰揭虔妥靈衿珮霧集將事孔明其

始自今俎豆千載綱常有賴棟樑不隳保佑邦家陰騭士林肇祀申告庶幾降歆

春秋享祀祝　　前人

事有至難臣節乃明成仁取義永世齊聲

士人李濂等疏略

故承旨成三問即臣等本州人也自其父勝居於是鄉去今已過數百年矣又不知經幾兵燹而其生長舊宅宛然猶存後人瞻慕久而彌深昔在先王朝壬子年中有人偶得其木主於仁王山崩崖之間世代既邈埋瘞已久而能不為塵土所蝕

復出人間者誠不偶爾也於是士林咸異送還故
宅仍建祠真像又以五臣一體並享請額之舉尚
今闕焉蓋有所不敢而然也迺者 國家特施優
崇之典已 賜愍節之額則京外祠宇宜無異同
而況此桑梓舊鄉故宅尚存則其與一抔所寄之
地寧有輕重者乎茲乞亟命有司一依露梁例特
許 賜額之典以慰多士之望不勝幸甚
答曰多士之請如此特為許施
生員金振南等疏略
成三問之父勝亦為所事舍生取義其志節與六

臣本無異同故其名並載於六臣傳伏想已經
睿覽而洞燭之矣今者 聖明特霈曠世之恩已
復六臣之官而勝獨不與焉玆豈非 聖朝褒尚
之典猶未免為欠缺也哉且勝之丘墓在於本州
魯恩洞距舊宅纔數里三問之妻亦葬其傍丘壠
頹夷樵牧不禁行路之咨嗟士林之傷歎為如何
哉當時勝之父子家產並歸籍沒本道連山縣有
成家田民方屬勳府聞其臧獲為勝父子招魂設
奠每歲一次到于今不廢若非其炳炳忠節皎如
日星則何能使無知輿儓感結其心若此之深哉

噫六臣之官既復則勝不宜異同而勝官可復則
其田民尤不當仍在籍沒之科既復其官則還給
籍沒自是法例伏願 殿下特命攸司又復勝官
籍沒田民並令出給使之一以禁遺墓之樵牧一
以供書院之香火則有光於 聖德尤萬萬矣
答曰疏辭令該曹稟旨舉行焉
洛濱書院事略今 上乙卯奉建
大丘河濱即朴參判彭年子孫所居之地也丙
子之禍子婦李氏以親鄉願屬大丘子孫仍居
焉至彭年玄孫繼昌嘗於彭年忌辰六月初七日夢

見六人儼然並臨覺而感之別設五位一體享祀矣鄭寒岡逑曰五位之並享私室殊非祭禮之宜宜建別廟並享可也其後士林建廟於朴彭年祠宇不遠之地以為春秋享祀之所即洛濱書院是也今 上甲戌因道內儒生疏請

賜額

春秋享祀祝

蓋人之生戴天履地孰全其性公惟卓爾扶綱植紀曰忠與義秋色爭高泰嶽並峙 右告朴參判

忠孝彝性文章餘事遭時斯其華祗有一死三綱乃

立四大一不墜如丕遇火其彩愈貴　右告成承旨

牧老脩風傳厥家庭式載其義有儼典刑寔手筆

天其死也榮名高山岳義揭日星　右告李校理

頭上白日忠由天啓義不食粟心存遠許其奈天

亡事乃大戾名留世愀遺志士掩涕　右告河參判

英陵造士君羣儒思皇公膺寵簡左右　嗣王報效

無他視死為榮精忠大義萬古愈光　右告柳司藝

孝先于親忠移於君手持尺劍銳志酬恩天命靡

常人事寧論禍慘當時名耀後昆　右告俞摠管

儒生張大臨等䟽略

伏念六臣中惟獨朴彭年孝有遺裔流落大丘歲
時香火賴以不絶而五臣孤魂飄泊無依故彭年
子孫一體並祭而四代以後祭制有限則質之儒
老詢于士林謀建一廟共享六臣其地也不遠於
子孫之居其制也即倣乎俎豆之儀一以慰冥漠
之靈一以寓尊奉之思此院宇之所由刱立者也
何幸昌辰得逢 聖主褒之奬之靡不用極恩節
綠雲咸加美號有足以樹風聲而聳瞻聆也竊因
此而思之大丘刱立之院即彭年祠宇之側也子
孫所居之里也視諸二院尤覺親切求之神道其

將徊徨眷戀不忍捨此也明矣伏願 聖明俯賜
覽察特准多士之懇亟 命有司之臣錫以嘉名
扁諸華楣則斯文之光世道之幸孰有大於此哉

賜額祭文 甲戌三月 日 知製教金聲久

穆穆 世宗遴選作人羣賢應期蔚爲名臣惟朴與河
位列亞卿侍讀有李承宣有成飾爲師儒俞作干城
一時挺生瑞世豪英或以文儒朝夕啓沃四筐之食
六尺之託或以庸臣忠孝天植英風凜烈操履氷玉
同升于公乃心 王室 聖祖龍飛 沖辟讓德天
命人歸孰不附翼嗟嗟六臣爾志堪悲特立不顧視

死如歸熊魚既分鼎鑊如飴身爲虀粉盡忠所事武
王應天吏齊餓死文皇受命方練沉族殺身成仁今
古一轍天眷有德爾豈不識惟知義重是以生輕精
忠大節萬古崢嶸扶綱植常人紀以明 光廟許忠
以曉來世 累朝褒節亦録後裔子惟繼志崇奬備
至昔過露梁顧瞻興喟復秩祭墓以慰冥漠凡厥立
祠咸揭華額惟朴有孫流落嶺表招爾斷魂並祭一
廟始也私享終焉篚籩有翼其宮于洛之滸生既同
志没又合堂英魂毅魄此焉相將民彝同好多士齊
聲請錫嘉名以侈殊榮爰命有司特循輿情褒忠勸

義永樹風烈且遣禮官式陳泂酌靈其不昧庶幾歆格

告由文 復官改題位版　大司憲李玄逸

猗歟偉哉 上之十七年八月某日 上展謁
園陵輦過六臣墓嘉其盡節所事 特命復官致祭自朝之士大夫逮及閭巷韋布莫不齎咨涕洟感歎興起于于而來莘莘而集以祗承 聖主丕顯休命於是改塗位版悉書官銜於朴先生書曰參判朴先生成先生書曰承旨成先生李先生書曰校理李先生河先生書曰參判河先生柳先生

一書曰司藝柳先生命先生書曰都摠管俞先生鳴呼露梁愍節之祠旣膺顯號而後 上賜維此河濱實爲崇奉六先生之地則事體宜無異同今將依例改題敢用芹藻之薦先事告由謹告

還安祭文　行副提學李聃命

天儲正氣人有專精六公同得一世並生一死事之確處變之明精忠烈日節義秋霜丙子幾經遺墓久荒幸値昌辰 輦過追傷宣號貴堂復牒侑靈忠徽亘霄昌感 聖情德徽涵海昌闡幽貞 恩渥一示世風聲載揚俎豆有所維洛之陽改題舊銜

廟增新光一堂聯享萬古三綱淸風如彼士林咸

崇報祀無彊永作世程

世傳朴彭年遺址在湖西懷德興龍村本邑士子就其遺址建碑（宋時烈製宋浚吉書閔維重篆）搆閣以爲春秋俎豆之所後遭回祿之變碑閣俱灰士子等更仍其址立書院名曰靖節並享六位（湖西連山地有成三問遺墟邑人以爲成三問杖屨所及之地亦立祠以祀之）

舊誌起 世宗辛酉至 孝宗癸巳續誌起 顯宗壬寅至 今上甲申通上下凡二百五十餘年

莊陵誌卷之四終

舊誌即坡平尹舜擧所撰而安東權和考證之且

輯

端宗大王復位事實及六臣建祠復官顛末編爲續
録而附其下合而名之曰莊陵誌此可以考信於
後世也今慶餘忝吸兹邑謀所以鋟于梓而傳之
永久第權君之所輯録雖頗詳審乃以
端廟復位事實置諸六臣復官顛末之下 朝家處
分既有先後則記實之法固當如是而抑恐有歉
於統紀之別輕重之序故輙敢因其成書而略加
轉換凡事之關于

端廟者撮爲一串而列于前取六臣事蹟及諸小說而繫于後舊誌及續錄又不可無別故各識其端覽者詳之

朴先生九代孫淸安縣監朴慶餘謹記

右莊陵誌舊有尹氏舜擧所編而初以魯陵誌行
有二本詳略互異間多訛謬且今
端廟位號既復則仍以舊目亦未安玆不揆僭妄博
考諸家說以正之其或不同者則存其詳而補其
略一以纖悉該備爲主又取新輯一冊附其後合
而名之曰莊陵誌然後前後事實及復位封 陵
諸般節目始備焉庶使觀者一開卷而瞭然於顚
末云

安東權和謹記

莊陵志後序

惟我

殿下在宥之二十四季

上命追復

魯山大君位號上 廟號曰

端宗旣告 大廟備儀物奉

神版于 永寧殿

上齋沐親祭 冢域在關東寧

越追加陵號曰 莊陵

王妃盖未祔陵在圻内楊州加

陵號曰 思陵 臣錫鼎謹以摠

理使監董封陵都監己卯春

封

莊思二陵以禮曹郎中君奎首陳疏建請仍差封陵郎廳祗俟訖錫畀言于郎僚曰誥伸者天之道而遲速有時有其廢莫之舉者二百年吾

王斷而行之深寃積欝一朝而
昭伸天道久乃定而時宰爾
待豈不賊哉故掌令董士尹
公舜舉為寧越郡守撰　魯
陵志備載禪代遭難始末為
時有忌諱不克附諸剞劂好

事者裒傳寫以藏之今則既
已躋祔而封陵事竣前時吾
輩盡隨修陵志以著　盛朝
德美皆回然遂以纂述之役
爲業于中君數月而成書其
書取尹童土舊志爲採樸繼

以追復時疏章獻議
備忘及諸臣詩什附著焉六臣
之於
端廟猶之方練之於 建文也
陵下舊有六臣祠
上命仍舊勿遷以存一體君臣

祭祀罔之義成昌寧諸公皆
無嗣獨朴醉琴有後今朴君
慶餘即其雲仍也 朝家於
設
陵之初拜慶餘爲
莊陵參奉方爲清安縣監朴君

爲捐俸刋行 陳志請余題
於卷端錫鼎既董 陳務義
不可無一言于斯役
歲重光單閼孟秋日大匡輔
國崇祿大夫行判中樞府事
崔錫鼎謹書